續世說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續世說

(二)

孔平仲撰

續世說卷第五

賞譽
寵禮
任誕
容止

賞譽

宋文帝以王華劉湛王曇首殷景淳俱爲侍中。風力局幹、冠冕一時。上嘗與四人於合殿宴飲、甚悅。既罷出。上目送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唇、恐後世難繼也。

河西王蒙遜遣尚書郎宗舒等入貢于魏、魏主與之宴。執崔浩之手以示舒曰。汝所聞崔浩、此則是也。才略之美、於今無比。朕動止咨之。豫陳成敗、若合符契、未嘗失也。

宋文帝與蕭思話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上使思話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曰。相賞有松石間意。

宋武帝引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蕭介染翰便成、文不加點。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卽席之美也。

謝超宗詣齊高帝。其日風寒。帝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

梁天監中。張率爲待詔。賦奏之。帝乃手敕曰。相如工而不敏、枚皋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

裴邃廟在光宅寺西堂。宇宏敞。松柏鬱茂。范雲廟在三橋。蓬蒿不翦。梁武帝南郊道經二廟。顧而羨曰。范爲已死、裴爲更生之禮、邃子也。

陳宣帝時。張譏爲武陵王記室。兼東宮學士。後主在東宮、集宮僚置宴。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爾。後主常幸鍾山、召從臣坐松林下。敕譏賢義。時索麈尾未至。後主敕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麈尾。顧羣臣曰。此即張譏後事。

魏陸暉與弟恭之並有時譽。洛陽令賈禎歎曰。僕以老年、更覩雙璧。黃門郎孫惠蔚曰。不意二陸、復在坐隅。

魏傅永、字脩期。年二十。友人與之書、不能答、請於叔父洪坤。洪坤深讓之而不爲報。永乃發憤讀書、涉獵經史、兼有才幹。孝文每嘆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傅脩期爾。

隋李德林初仕齊。周武帝平齊。以爲內史。謂羣臣曰。我當日唯李德林與齊朝作書檄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意今日得其驅使、復爲我作文書。極爲大異。神武公紇豆陵毅答曰。臣聞明主聖德、待麒麟鳳凰爲瑞。是聖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雖來、不堪使用。如李德林來受驅策、亦是陛下聖德感致。有大才用、勝於麒麟鳳凰遠矣。帝大笑曰。誠如公之言。

隋李穆以太師乞致仕。文帝詔曰。七十致仕。本爲常人。若呂尙以期頤佐周。張蒼以華皓相漢。高才命世。不拘常體。公年旣耆舊。筋力難煩。今勒所司敬蠲朝集。如有大事。就第詢訪。

北齊任城王湝稱李德林云。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彫蟲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吏部郎中陸卬云。德林文章浩浩如長河東注。比來所見後生制作。乃涓滴之流爾。

李密乘一黃牛。被以蒲韉。將漢書一帙。掛於角上。一手捉牛鼻。一手翻漢書。尙書令越國公見於道。從後按轡躡之。旣及。問何處書生。耽學如此。密識越公。乃下牛再拜。自言姓名。又問所讀何書。答曰。項羽傳。越公奇之。與語大悅。謂其子元感等曰。吾觀李密識度。汝等不及。

唐李靖平蕭銑。禽輔公祏。太宗曰。李靖是蕭銑輔公祏膏肓。古之名將。韓白衞霍。豈能及也。靖年老。太宗賜靈壽杖以助足疾。

張行成師事劉炫。炫謂門人曰。張子體局方正。廊廟才也。行冲引與之談。貫穿經史事如指掌。又試以綴文。操牘便成。行冲大悅。引之同榻曰。此吾外家之寶也。

鄒純子士美。少好學。善記覽。父友顏眞卿蕭穎士輩嘗與之討論經傳。應對如流。既而相謂曰。吾曹異日當交於二鄒之間矣。

武元衡爲御史中丞。因延英對罷。德宗目送之。指示左右曰。元衡眞宰相器也。

封敖爲中書舍人。草賜陣傷邊將警句云。傷居爾體。痛在朕躬。武宗賜之宮錦。封李德裕爲衞國公守太

尉制云。遏橫議於風波。定奇謀於掌握。逆鎮盜兵。壺關晝鎖。造膝嘉話。開懷靜思。意皆我同。言不他惑。制出。敕往慶之。德裕口誦此數句謂敕曰。陸生有言。所恨文不迨意。如卿此語。秉筆者豈易得耶。座中解其玉帶以遺敕。深禮重之。

文宗擢魏徵五代孫慕爲起居舍人。曰。以卿論事忠切。有文忠之風。故不循月限。授卿此官。又謂之曰。卿家有何舊書。詔對曰。比多失墜。惟簪笏見存。上令進來。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鄭覃不會我意。此卽甘棠之義。非在笏而已。

員半千本名餘慶。師事學士王義方。義方加重之。嘗謂之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矣。因改名半千。義方卒。半千制師服喪畢而去。高宗嘗問三陣。半千越次而對。以師若時雨爲天陣。足食爲地陣。得人和爲人陣。高宗嗟賞之。垂拱中爲宣慰吐蕃使。則天曰。久聞卿名。謂是古人。不意乃在朝列。境外小事。不足煩卿。宜留制也。卽日使入閤供奉。

白居易以詩謁顧況。況曰。米價方貴。居亦不易。及見首篇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乃曰。道得箇語。居卽易矣。爲之稱譽。聲名大振。

裴迪。昭宗時爲梁祖賓席。轉檢校司徒。賜號迎鑾協贊功臣。一日。賓佐集謁。梁祖目迪曰。協贊之名。惟司徒獨有之。它人濫處也。其知重如此。

李斑爲梁祖掌記。一日。大會將佐。指斑曰。此眞記室也。

龍禮

宋文帝以惠琳道人善談論、因與議朝廷大事。遂參權要。賓客輻湊、門車嘗有數十兩。四方贈賂相係。方筵七八、座上常滿。琳著高屐、披貂裘、置通呈書佐。會稽孔顗嘗詣之。遇賓客填咽、暄涼而已。顗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矣。

梁陶宏景隱茅山、武帝每有征討、吉凶大事、無不前以咨詢。月中嘗有數信。時人謂爲山中宰相。

梁孔休源爲晉安王府長史。王深相倚仗。嘗於齋中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焉。

梁昭明太子薨。有敕夜召休源入宴居殿。與羣公參定謀議。立晉王綱爲皇太子。自公卿珥貂插筆、奏決於休源前。休源怡然無愧。時人名爲兼天子。

後周寇雋明帝與之同席而坐。顧問洛陽故事。雋身長八尺。鬚髯皓然。容止端詳。音韻清朗。帝不覺屢爲之前膝。及雋辭還。帝親執其手曰。公年德俱尊。朕所欽尚。乞言之事、所望於公。宜數相見。以慰虛想。以御輿令於帝前乘出。

隋高熲、西魏賜姓獨孤氏。隋文帝以爲左僕射、任寄隆重、朝臣莫比。呼爲獨孤而不名也。熲每坐朝堂北槐樹下以聽事。其樹不依行列。有司將伐之。帝特命勿去。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帝嘗謂曰。伐陳後、人云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可間也。將軍盧賁等前後短熲於帝。皆被疏絀。因謂熲曰。獨孤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隋李景、楊元感之反、朝臣子弟多預焉。景獨無關涉。煬帝曰。公誠直天然、我梁棟也。賜以美女。帝每呼李大將軍而不名。見重如此。

隋樊子蓋屢破楊元感。煬帝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謂子蓋曰。元感之反。神明故以彰公赤心爾。析珪進爵宜有令謨。是日進爵爲濟公。言其功濟天下、特爲立名。無此郡國也。

隋李德林上霸朝集。高祖省讀訖。明旦謂德林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異人輔佐。我昨讀霸朝集、方知威應之理。昨宵恨夜長、不能早見公面。必令公貴與國始終。德林每贊平陳之計。伐陳之後、高祖以馬鞭南指云。待平陳訖。會以七寶裝嚴公、使自山東無及之者。

裴寂於唐有佐命之功。高祖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閤、則引於臥內。呼爲裴監而不名也。太宗祠南郊。命寂與長孫無忌同昇金輅。寂讓。太宗曰。以公有佐命之勳。同載參乘、非公而誰。高祖嘗宴寂於含章殿、極歡。寂頓首乞骸骨。高祖泣下曰。今猶未也。要相與偕老耳。公爲台司、我爲太上。逍遙一代、豈不快哉。

高祖以姜簪爲秦州刺史云。衣錦還鄉、古人所尚。今以本州相授、用答元功。

太宗信任長孫無忌。或有密表言其權寵過盛者。太宗以表示無忌曰。朕與卿君臣之間、凡事無疑。若各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之意無以獲通。因召百寮諭之曰。朕今有子皆幼。無忌於朕、實有大功。今者委之猶子也。疏間親。新間舊。謂之不順。朕所不取。又作威福賜無忌。命圖無忌形像。太宗自作贊賜之。

杜如晦沒後。太宗食瓜而美、遂輟食之半。遣使奠於靈前。又嘗賜房元齡黃銀帶。顧元齡曰。昔如晦與卿

同心輔政。今日所賜、惟獨見公。因泫然流涕。又云。鬼神畏黃銀。命取黃金帶、遺元齡親送於靈所。

李勣遇暴疾。驗方云。惟鬚灰可療。太宗乃自剪鬚、爲之和藥。勣頓首見血。帝曰。吾爲社稷計、不煩深謝。

張公謹卒。太宗出次發哀。有司以辰日不可哭。太宗曰。君臣之義、同於父子。情發於中、安避辰日。遂哭之。

太宗飛白書賜馬周曰。鸞鳳凌雲、必資羽翼。股肱之寄、誠在忠良。高宗飛白書以賜近臣。戴至德曰。泛洪源俟舟楫。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李敬元曰。吝啓沃、罄丹誠。崔知悌曰。竭忠節、贊皇猷。

岑文本從太宗伐遼。至幽州卒。太宗撫視之。流涕。其夕、聞警鼓之聲。曰。文本殞歿、情深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聞。命停之。

蘇頲葬日。元宗游咸宜宮。將出獵。聞頲喪出。愴然曰。蘇頲今日葬、吾寧忍娛遊。遂中路還宮。

裴行儉兵不血刃平定西服。拜禮部尚書、兼檢校右衞大將軍。高宗謂行儉曰。卿文武兼資。今故授卿二職。

元宗以蘇頲爲中書侍郎。入謝日。元宗謂曰。常欲用卿。每有好官闕、卽望宰相論及。宰相皆卿故人、卒無言者。朕與卿歎息。中書侍郎朕極重惜。自陸象先沒後、朕每思之、無出卿者。時李乂爲紫薇侍郎、與頲對掌文誥。他日上曰。前朝李嶠蘇味道、謂之蘇李。今日亦不讓之。卿所製文誥、錄一本封進。題云臣某撰、要留宮中披覽。其禮遇如此。

魏元忠爲中書令。請歸鄉拜掃。中宗賜錦袍一領、銀千兩。手敕曰。衣錦晝遊。在乎茲日。散金敷惠、諒屬斯

辰及還帝又幸白馬寺以迎勞之恩遇如此元忠至鄉里自藏其銀無所賑施

元宗寵任張說說爲中書令上親爲詔賜中上考及薨上自製神道碑文御筆書賜謚曰文貞

楊綰有疾代宗每引見延英殿特許扶入簷卓儕輩惟綰是恃恩遇甚厚既薨謂左右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我楊綰之速也下詔賜謚曰文簡

德宗○原作太宗據舊唐書改以宸扆台輔二銘賜馬燧燧至太原乃勒二銘於起義堂帝爲題額其崇寵如此

順宗以女樂二人賜張茂昭三表辭讓及中使押犢車至第茂昭立謂中使曰女樂出自禁中非臣下所宜目覩昔汾陽咸寧南平北平嘗受此不讓爲宜茂昭無四賢之功逃職入覲亦人臣常禮奈何當此寵賜後有功臣陛下何以加賞順宗深加禮異允其所讓

裴垍爲相憲宗在禁中常以官呼垍而不名也又以杜佑高年重德禮重之常呼司徒而不名

憲宗以李絳直諫遽宣宰臣令與改官乃授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謝日面賜金紫帝親擇良笏賜之

武后信重狄仁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折廷諍太后每屈意從之嘗從太后游幸遇風吹仁傑巾墜而馬驚不能止太后命太子追執其鞚而縶之仁傑屢以老病乞骸骨太后不許入見常止其拜曰每見公拜朕亦身痛仁傑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

後唐明宗從武皇與葛從周戰徑犯其陣奮擊如神梁軍退去明宗四中流矢血流被服武皇解衣授藥

手賜巵酒。撫其背曰。吾兒。神人也。微吾兒、幾爲從周所笑。

李存審事後唐武皇。性謹厚。寵遇日隆。武皇四征。存審常從。所至立功。從討赫連鐸、冒刃死戰、血流盈袖。武皇手自封藥、日夕臨問。

石晉高祖委任馮道。常稱疾求退。帝使鄭王重貴、詣第省之。曰。來日不出、朕當親往。道乃出視事。當時寵遇羣臣無與爲比。

五代周太祖以高行周耆年宿將、賜詔不名、但呼王位而已。

錢鏐以尚父薨。唐明宗制曰。位已極於人臣。名素高於簡册。贈典既無其官職、易名宜示其優崇、賜謚武肅。

周世宗以英武自任、有包舉天下之志。而計事者多不諭其意。惟王朴神氣勁峻、剛決有斷。凡所謀畫、動愜世宗之意。嘗於登用次爲樞密使。卒時年四十五。世宗於柩前以所執玉鉞卓地慟哭者數四。

閩主王昶以師傅之禮待葉翹。翹多所裨益。宮中謂之國翁。

周太祖時李穀以病臂未愈。三表辭位。帝遣中使諭指曰。卿所掌至重、朕難其人。苟事功克集、何必朝禮。朕今於便殿待卿、可暫入相見。穀見于金祥殿、面陳款悃。帝不許。穀不得已復視事。未能執筆、詔以三司務繁。令刻名印用之。其後又九表辭位、罷守本官。令每月肩輿一詣便殿議政事。

任誕

宋謝靈運以文帝不見任、遇意不平、多稱疾不朝、出郭游行、或一日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被奏免官、遂爲山澤之游、生業甚厚、奴僮既衆、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里、莫不備盡、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則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驚駭、謂爲山賊、知是靈運乃安。

顏延年疏誕、不能取容當世、宋文帝傳詔召之、頻不見、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乃見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年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鴦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嘲云、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

劉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拘檢、好往妻江氏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爲恥、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飢、何意須此、及穆之貴、爲丹陽尹、召江氏兄弟食、令廚人以金柈貯檳榔一斛、進之。

謝超宗、恃才使酒、多所凌忽、爲齊高帝黃門郎、在省常醉、上召見論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無如之何、以失儀出爲南郡王中軍司馬、人問曰、聞有命、定是何府、超宗答曰、不知是何司馬、爲是司驢、既是驢府、政應司驢。

齊尚書左丞謝幾卿、性通脫、不拘朝憲、嘗預樂游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如。

謝譿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

袁粲爲中書令、領丹陽、不以事務經心.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家居負郭、每杖策逍遙、當其意得、悠然忘反.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卒爾步往.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咏自得.主人出、語笑款然.俄而車騎羽儀至.方知是袁尹也.又嘗步屧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遇.詣門求進.粲曰.昨日飲酒無偶.聊相邀爾.竟不與相見.

梁簡恭尤好賓客.酣宴終日.時元帝勤心著述、未嘗安進尼酒.恭從容謂曰.下官歷觀時人、多有不好歡與.乃仰眠牀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汎水.肆意酣歌也.

陶淵明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之.逢江州刺史王宏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樂、而畜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意.貴賤造之.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君可去.其眞率如此.

北齊王晞、爲幷州司馬.人謂之方外司馬.昭帝欲以晞爲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疏.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充詘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疏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爾.

北齊韓晉明、好酒縱誕.每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其儉.朝廷欲處之貴要、必以疾辭.告人云.

廢人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番故紙乎。

東魏侍中王元忠、雖處要任、不以物干懷、唯以飲酒自娛。丞相高歡、欲用爲僕射。元忠子勸父節酒。元忠曰、我言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酒。

北齊崔瞻、在御史臺、常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飡、處之自若。有一人、河東人士、姓裴、亦爲御史、伺瞻食便往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匙箸、坐觀瞻食罷而退。明日自攜匙箸、恣意飲噉。瞻曰、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自請鵝炙、亦豈異是。君定是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

唐傅奕、駁佛教、平生遇患、未嘗服藥、雖究陰陽數術之書、而並不之信。嘗醉臥、蹶然起曰、吾其死矣。因自爲墓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因醉酒死。嗚呼哀哉。其縱達皆此類。

盧承慶（慶、據舊唐書改。承、或誤作臨。）終、戒子斂以常服、不用牲牢、墳高可認、不須廣大。事辦即葬、不須卜擇。墓中器物、漆而已。有棺無槨。務在簡要。碑誌但記官號年代、不須廣事文飾。

路恕私第有佳園林。自貞元初、李紓包佶輩迄于元和末、僅四十年。朝之名卿咸從之遊。高歌縱酒、不屑外慮。未嘗問家事。人亦以和易稱之。

柳渾好諧謔放達、與人交、豁然無隱情。不治產業。官至丞相、假宅而居。罷相數日、則命親族尋勝宴醉而歸。陶陶然忘其黜免。時李勉盧翰皆退罷。相謂曰、吾輩視柳宜城、悉爲拘俗之人也。

胡楚賓屬文敏速、每飲酒半酣而後操筆。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銀杯盛酒令飲、便以杯賜之。楚賓終日酣宴、家無所藏。費盡復入、待有又出。然未嘗言禁中事。醉後人或問之、答以它事而已。

賀知章晚年尤加縱誕、無復規檢。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祕書外監、遊遨里巷。醉後屬詞、動成卷軸。文不加點、咸有可觀。又善草隸書。好事者供其牋翰、每紙不過數十字、共傳寶之。陸象先、知章族姑子也。與知章相親善。象先嘗謂人曰、賀兄言論倜儻。（原誤調鑑、據舊唐書改）眞可謂風流之士。吾與子弟離闊、都不思之。一日不見賀兄、則鄙吝生矣。

李白待詔翰林、日與飲徒醉於酒肆中。元宗有感、欲造樂府新詞。丞召白、白已臥於肆中矣。召入、以水洒面、卽令秉筆。頃之、成十餘首。帝頗嘉之。嘗沈醉、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終日沈飲。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相歡。嘗月夜、乘舟采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初、賀知章見白、賞之曰、天上謫仙人也。

杜甫與嚴武世舊。武鎭蜀、辟甫爲參謀、待遇甚隆。甫憑醉、登武之牀、瞪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怒、不以爲忤。甫於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就江。縱酒笑詠、與田畯野老相狎蕩、無拘檢。嚴武過之、有時不冠。故武詩云、莫倚善爲鸚鵡賦、何須不著鵁鶄冠。其傲誕如此。

後唐馬郁事武皇、莊宗禮遇甚厚。累官至祕書監。監軍張承業權貴任事、與賓僚宴集、出珍菓陳列於前。

客無敢食者。當郁前者。先食必盡。承業私戒主者曰。他日馬監至。唯以乾藕子置前而已。郁知不可啖。異日。韓中出一鐵鎚、碎而食之。承業大笑曰。爲公易之、勿敗吾案。其儉率如此。

容止

魏崔浩纖妍潔白如美婦人。嘗謂才比張良、而稽古過之。

謝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墨。時謝混風鑒爲江左第一。嘗與晦同在宋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

謝覽意氣閑雅、瞻視聰明。梁武帝目送、良久曰。覺此生芳蘭竟體。

王彧、字景文、風姿爲時之冠。袁粲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哺啜亦復可觀。有客及識謝混者曰。景文方謝叔源、則爲野父矣。粲惆悵曰。恨眼中不見此人。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彧謝莊爲一雙、阮韜何偃爲一雙。

褚彥回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宋景和中、山陰公主窺見彥回、悅之、以白帝。帝召彥回西上閣宿十日。公主夜就之。備見逼迫。彥回整身而立、不爲移志。公主謂之曰。君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意。彥回曰。回雖不敏、何敢首爲亂階。山陰都尉何戡、亦美容儀。動止與彥回相慕。時人號爲小諸公。

梁何敬容公廷就列、容止出入。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耶。敬容希旨、故益鮮明。常以膠清刷鬢、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或暑月背爲之焦。

齊張緒、吐納風流。聽者忘倦。劉悛之爲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時芳林苑始成、武帝以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常賞翫咨嗟曰。此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

齊張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見者驚異、聚觀成市。而融了無慙色。高帝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龔祈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之。歎曰。此荆楚之仙人也。

北齊神武言崔悛應作令僕。恨其精神太遒。趙郡李渾將聘梁。名輩畢萃。詩酒正讙。悛後到。一坐無復談話。鄭伯默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聲欮爲洪鐘。胸中貯千卷書。那得不畏服。

北齊李諧字虔和。短小六指。因癭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謇而徐言。遂爲風流之冠。時人言李諧善用三短。

北齊崔瞻崔子約、儀望俱華。儼然相映。諸沙門竊觀之、以爲二天人也。自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醞藉者爲潦倒。而瞻終不改焉。

隋韋藝容貌瓌偉。每蕃人參謁。必整儀衛。盛服以見之。獨坐滿一榻。蕃人畏懼。莫敢仰視。

伐陳之役、楊素率水軍東下。舳艫被江。旌甲耀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卽江神也。

馮定爲太常少卿、因樂成、閱於庭中。定立於其間。文宗以端凝若植、問其姓氏。翰林學士曰。此馮定也。文

宗喜問曰。豈非能爲古章句者耶。乃召升階。文宗自吟定送客江南詩、錫以禁中瑞錦。

崔遠文才清麗。風神峻整。人皆慕其爲人。當時目爲釘座梨。言席上之珍也

鄭畋文學優深。器量宏恕。美風儀。神彩如玉。

張知謇兄弟五人。屬志讀書。皆以明經登第。儀質瑰偉、眉目疏朗。則天重其才幹、又目其狀貌過人。命畫工寫之。賜以其本曰。人或有才。未必有貌。卿家兄弟。可謂兩絕。

元宗嘗煉藥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目送之。深歎其蘊藉。李林甫以陰計廢之。

朱梁趙凝氣貌甚偉。好自修檢。每盥衣冠、必使人持巨鑑前後照之。對客之際、烏巾上微覺有塵、即令侍妓持紅拂以去之。

續世說卷第六

術解
巧藝
排調

術解

魏崔浩善占天文。嘗置銅鋌於酢器中、夜有見。卽以鋌畫紙作字、以記其異。魏主每如浩家、問以災異。或倉卒不及束帶、奏進疏食。不暇精美。魏主必爲之舉筯、或立嘗而還。浩考校漢元以來日星行度、譏前史之失。別爲魏歷以示高允。高允以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非十月。浩初猶疑之。後歲餘、謂允曰。考究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於東井。

梁沈僧昭、少事天竺沙門。自云爲泰山錄事。幽司中有所收錄、必僧昭書名。梁武陵王紀宴坐迥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昭呪厭十數口便息。及日晚、王欲其復鳴。僧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卽便喧聒。

齊柳世隆善卜筮。世祖武皇帝時、嘗曰。永明九年、我亡。亡後三年、邱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人命典籤李黨取筆及高齒屐題於簾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見、吾不見也。十一年、武帝崩。

梁韋鼎、明陰陽、善相術。陳武帝在南徐州、鼎望氣、知其當王、遂寄家焉。至德初、盡貨田宅、寓居僧寺。毛彪問其故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初、鼎之聘周也、嘗遇隋文帝、謂曰、觀公容貌、不久必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焉。陳亡、驛召、授上儀同三司。

宋賀瑒伯祖道養、工卜筮。有歌工女人病死、爲之筮曰、此非死也。天帝召之歌爾。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蘇。

陳章昭達、少時、與相者曰、卿容貌甚善、須小虧、則當富貴。梁大同中、昭達因醉墜馬、鬢角小傷。相者曰、未也。侯景之亂、爲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曰、卿相善矣。後仕陳至三公。

宋庾道愍尤精相木手板、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色。以己板令道愍占之。道愍曰、此雖甚貴、然令人多愆忤。休祐以緒彥回詳密、求換其板。它日、彥回侍明帝、自稱下官。帝多忌、甚不悅。休祐具以狀言、帝意乃解。

宋顧歡通解陰陽書、爲術數多效驗。有病邪者問歡。歡曰、汝家有何書。答曰、唯有孝經而已。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瘥也。病者如言、果愈。問其故。答曰、善穰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瘥也。

魏晁崇善天文。天與五年、月暈左角。崇以爲角蟲多死。是歲、天下牛死十七八。與駕巨犢數百頭、同日斃於路側。○原本巨犢訛馬瞶、脫同字、據北史改補。麋鹿亦多死者。

魏徐路知星文。坐事繫冀州獄。別駕崔隆宗就禁想問之。路曰。昨夜驛馬星流赦。須臾當到。隆宗素信之。遂遣人出城候焉。俄而赦至。

檀特師周文召至岐州。會神武來寇。玉璧。檀特曰。狗豈能至龍門也。神武果不至龍門而還。

北齊許遵。值文宣無道日甚。遵語人曰。多折算來。吾筮此狂夫何時得死。於是布算滿牀。大言云。不出冬初我乃不及見也。文宣以十月崩。遵以九月死。

北齊趙輔和。有人父病求筮。遇泰云。此卦甚吉。是人出後。輔和曰。乾下坤上。乾。父道也。坤上。則父入土矣。豈得言吉。父果卒。

北齊賈子儒能相人。崔暹令視文襄。子儒曰。人有七尺軀。不如一尺面。一尺面。不如一寸眼。○原脫下一尺面三字。寸據尺補改

據北史

大將軍臉薄盼遂。非帝王相也。

北齊綦毋懷文。傳有蠕蠕客能算。或指庭中一棗樹。令其布算。即知其數。并瓣若干。純赤若干。赤白相半。於是剝算之。唯少一子。客云。必不少。但更撼之。果得一實。

隋文帝將遷都。夜與高熲蘇威二人定議。庾季才旦奏。臣仰觀元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漢營北城。經今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爲遷徙計。帝愕然。謂熲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

楊伯醜好讀易。隱於華山。隋開皇初徵入朝。見公卿。不爲禮。無貴賤。皆爾汝之。開肆賣卜。有人失馬。來詣

伯醜爲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爲作卦、卦成曰、我不遑爲卿說、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爲我買魚作鱠、如言而往、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來、遂擒之。

旋宮之義亡絕已久、唐祖孝孫得毛爽之法、以一律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故有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又以十二月旋相爲六十聲、八十四調、其法因五音生二變、因變徵爲正徵、因變宮爲清宮、七音起黃鍾、終南呂、造爲紀綱、一朝復古、自孝孫始也。

大宗之世、有祕書記云、唐三世之後、則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嘗密召李淳風訪其事、淳風曰、臣據象推算、其人已生在陛下宮內、從今不踰三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唐氏子孫殆盡、帝曰、疑似者盡殺之、如何、淳風曰、天之所命、王者不死、今已在宮內、是陛下眷屬、更三十年、又當衰老、老則仁慈、雖受終易姓、其於陛下子孫、或不甚損、今若殺之、卽當復生、少壯嚴毒、卽殺戮陛下子孫無遺類矣、太宗善其言而止。

武德九年五月、傅奕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高祖以狀授太宗、及太宗嗣位、召奕賜之食曰、汝前所奏、幾累於我、然今後但須盡言、無以前事爲慮也。

劉仁軌爲陳倉尉、相工袁天綱謂曰、君終位鄰台輔、年將九十、仁軌爲文昌左相、八十四而薨、袁行儉尤曉陰陽之術、每制敵推陣、先期捷日、嘗出陣至單于北塞、晚下營壕塹方周、遽令移就岡上、將士皆以士衆方安、不可勞擾、行儉促之、比夜、風雨暴至、前設營處、水深丈餘。

蕭嵩與吳郡陸象先爲僚壻。○原作友據舊唐書改。宣州相術夏榮謂象先曰、陸郎十年內位極人臣、然不及蕭郎一

門盡貴、官高而有榮壽。陸果爲相、蕭亦爲相、壽至八十。其子華、孫俛倣、皆至宰輔。

高智周少與鄉人蔣子愼善。同詣相者。相者曰。明公位極人臣。然允嗣微弱。將侯官職至薄。而子孫轉盛。智周果作相。子愼爲建安尉卒。其子繪謁智周。智周以女妻之。繪子爲捷。捷子洌爲左丞。洌弟渙爲給事中。高氏之後。殄滅已久。果符相者之言。

太原術士溫彬。高宗時已老。臨終。封一狀謂其妻曰。吾死後。年名垂拱。即詣闕獻之。愼勿開也。垂拱初。其妻獻之。預陳則天革命及突厥至趙定事。俱驗。

崔信明以五月五日正中時生。有異雀數頭。身形甚小。五色畢備。集于庭中樹。鳴聲清婉。隋太史令史良○原脫一字。據舊唐書補。至青州。爲之占曰。五月爲火。火爲離。離爲文彩。日中正文之盛也。又有雀五色。羣翼而鳴。兒必文藻煥爛。雀形既小。祿位殆不高。及長。博文強記。下筆成章。終於秦川令。

薛頤嘗密謂秦王曰。德星守秦分。王當有天下。願王自愛也。太宗朝。上表請爲道士。太宗爲置紫府觀。觀中建一清臺。以考元象。

魏權能針疾。狄嶷苦風患。手不能引弓。權曰。但將弓矢向堛一針可愈矣。針其肩隅一穴。即時能射。其弟立言。亦善醫。杜淹風毒發腫。立言曰。從今更十一日午時死。如期而死。有尼明律。腹脹身瘦。立言曰。誤食髮成蟲也。令服雄黃。吐一蛇。如小指大。唯無眼。燒之有髮氣。尼疾乃愈。

乙弗宏禮能相隋煬亦自能之曰卿相朕終當如何如卿言與朕術不同罪當死宏禮曰臣所學相術凡人之相有類陛下者不得善終臣聞聖人不相故知聖人與世凡不同爾（舊唐書作故知凡聖不同耳此似有衍）自是帝常遣使監之不得與人交言薛大鼎坐事沒爲奴詣宏禮曰君奴也大鼎有慙色解衣示之宏禮曰自腰以下當爲方岳之任後爲泗州刺史

袁天綱善相則天初在襁褓天綱來至筥中謂其母曰夫人骨法必生貴子示之見元爽元慶曰此二子皆保家之主官至三品見韓國夫人曰此女亦大貴又利其夫乳母時抱則天衣男子之服天綱曰此郎君子神色與妙不可易知試令行又令舉目天綱大驚曰龍睛鳳頸貴人之極也更轉側視之又驚曰若是女當爲天下之主也

盧齊卿童幼問孫思邈他日之事思邈曰汝後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兒當爲屬吏可自保也後齊卿爲徐州刺史思邈孫溥果爲蕭縣丞齊卿問時溥猶未生

張憬藏相蔣儼云自此二年當得東宮掌兵之官秩未終而免職免職之後厄在三尺土下據此合死然後有名位不合中天至六十一爲蒲州刺史十月三十日午時祿絕儼後皆如其言常奉使高麗囚地窖中終六年後得歸及在蒲州六十一矣至期召人吏妻子訣別自云當死俄有敕許令致仕

金梁鳳謂祠部郎中裴冕曰半年間公爲宰相大富貴裴冕曰公乃狂言冕何至此梁鳳曰有一日向東

京、一日入蜀川、一日向朔方、此時公作相矣。冕懼其言深絕之。未幾、安祿山反。冕問三日之說。梁鳳曰。東京日卽自磨滅、蜀川日亦不能久、此間日何轉分明。其後祿山僭號、元宗幸蜀。肅宗卽位於靈武。冕果爲中書侍郎平章事。

葉法善少傳符籙、尤能厭劾鬼神。嘗於東都凌虛觀設醮。城中士女競往觀之。俄頃、數十人自投火中。觀者大驚、救之而免。法善曰。此皆魅病、爲吾法攝耳。問之、果然。法善悉爲禁劾、其病愈。

昔晉卿嘗遇老父問曰。要知前事乎。晉卿曰。願舉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但更問曰。晉卿困窮、愛一郡寧可及乎。曰。更向上。曰。廉察乎。曰。更向上。曰。將相乎。曰。更向上、苗怒全不信。曰。將相向上、是天子矣。曰。眞者卽不得、假者卽得。晉卿以爲怪誕、揖之而去。後果爲將相。元宗崩、攝冢宰三日。

朱梁仇殷、藝術精密。太祖之在長蘆也。諸將請攻壁。令軍中人負橐二圍。實于積。俄而雲集。殷曰。何用。或以所謀告之。殷曰。我占之矣。不見攻壁象。無乃自退乎。翌日有騎馳報、丁會以潞州畔。太祖令盡焚其橐而還。

後唐周元豹、有袁許之術。大略狀人形貌、比諸龜魚禽獸。目視臆斷、咸造其理。見王都曰。形若鯉魚、難免刀几。都竟被殺。盧程衣道士服、與同志二人謁焉。元豹曰。二君子明年花發、俱爲故人。唯道士甚貴。至來歲、二子果卒。程後登庸。

五代周翟光鄴膚革肥皙、善於攝養。仕至樞府。司天監趙延乂有袁許之術、嘗謂人曰。翟君外厚而內薄、

貴而無壽。○原脫而字據類說引續世說補與宋五代史合。卒時、年四十六。

趙延乂、清泰中、嘗與摳密直學士呂琦同宿于內庭。琦因從容密問國家運祚。延乂曰。來年厄會之期。俟遇過別論。琦詢之不已。延乂乃曰。保邦在刑政、保祚在福德。於刑政、則術士不敢言。奈際會諸公罕有卓絕福德者。下官實有憂緯之僭。五代漢隱帝時、宮中數有怪、大風雨、發屋拔木、吹破門扇、起十餘步而落、震死者六七人。水深平地尺餘。帝召司天監趙延乂問以禳祈之術。對曰。臣之業在天文時日、禳祈非所習也。然王者欲弭災異、莫如修德。延乂歸。帝遣中使問如何爲修德、延乂請讀貞觀政要而法之。

巧藝

宋時能棊王抗第一。褚思莊夏赤松第二。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思遲、工於鬬棊。齊高帝使思莊與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思莊達旦不寐。或云。思莊所以品高。緣其思深。久人不能對。

王僧虔論書云。從祖中書令珉書子敬曰。弟書如騎驟、駸駸常欲度驊騮前。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憤。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張翼。王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題後云。右軍當時不別。久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眞。

齊王彩習篆隸。時人語云。三眞六草、爲天下寶。

宋垣榮祖（原本垣譌擐祖譌秉據商史改）善彈。登西樓、見翔鵠雲中。謂左右、當生取之。於是彈其兩翅、毛盡脫、墜地不傷。養毛生、後飛去。其妙如此。

褚澄能醫、李道念有冷疾五年。澄曰。汝病是食白淪雞子過多。取蘇一升、令煮服之。吐一物。如升、涎裹之。乃是雞雛、翅羽爪距皆具、凡十三頭。而病愈。

徐秋夫能醫。嘗夜有鬼、呻吟聲甚悽愴。秋夫問何須。答言姓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爲鬼、痛猶難忍、請療之。秋夫曰。云何厝法。鬼請爲芻人、按孔穴針之。秋夫如言、爲灸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謝恩、忽然不見。

宋文帝云。天下有五絕而皆出錢唐。謂杜道鞠彈棊、范悅詩、褚欣遠模書、褚允圍棋、徐道度療疾。道度、秋夫字也。

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秦患背、伯宗爲氣封之、徙置庭前柳樹上。明旦、癰疽、樹邊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樹爲之瘁損。

宋羊欣字敬元。尤長隸書。年十二。夏月著新絹裙晝寢。王獻之至、書裙數幅而去。欣書本工、由此彌善。

宋有楛元榮羊蓋者善彈琴。云傳戴安道法。齊柳惲從之學。琴駑其妙。竟陵王子良曰。卿巧越楛心、妙臻羊體。惲嘗賦詩未就。以筆插琴。客以筋扣之。惲驚其哀韻。乃製爲雅音。後傳擊琴自此始。

齊劉瓛妹、爲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爲明帝所誅、妃追傷、遂成痼疾。有陳郡殷蒨善書。瓛令畫王形像、幷圖王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以示妃。睡之因罵云、宜早死、由此病愈。

梁蕭子雲善草隸。武帝論其書曰、筆力勁峻、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寓與元帝並驅爭先爾。子雲出爲東陽太守。百濟使人求書、望船三十許步、拜行前。子雲爲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得金寶數百萬。

齊蕭鋹善射、常以堋的太闊。（原本鋹譌鍐、堋譌掤、闊譌門、的下衍亣字、並據南史正。）曰、終日射侯、何難之有。乃取甘蔗插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

齊蕭爲遙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矜慎、不傳、自娛而已。

梁宣城王於東府起齋、令顧野王畫古賢、命王襄書贊、時人稱爲一絕。

梁顏協工於草隸飛白、荆楚碑碣皆協所書。時又有會稽謝善勛。（原脫勛字、據南史補。）能爲八體六文、方寸千言。

自漢始有佛像、形制未工。宋戴禺父子特善其事。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既成面瘦、乃臂胛肥耳。○此有脫文。南史云、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改、乃迎禺看之。禺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乃減臂胛、瘦患卽除。觀者歎服。

西魏文帝造二欹器、一爲二仙人共持一鉢、同處一盤。鉢蓋有山、山有香氣。又一仙人、持金瓶以臨器上、傾水灌山、而注乎器。氣通發山中、謂之仙人欹器。一爲二荷同處一盤、相去盈尺。中有蓮下垂器上、以水注荷、則出於蓮而盈乎器。爲鳧鴈蟾蜍飾之、謂之水芝欹器。二器皆置清徽前、形似舡而方、滿而平、溢

貶傾。

隋耿詢之、巧思若神。創意造渾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施於暗室中、外候天時、動合符契。又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

北齊馬嗣明善醫。楊愔患背腫、嗣明以鍊石塗之便瘥。因此爲愔所重。鍊石法、取鉛黃石如鵝鴨卵大、猛火燒令赤、納醇醋中。自有石屑落醋裏、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曝乾、搗下篩、和醋以塗腫上、無不愈。

梁姚僧坦、武帝常因發熱服大黃。僧坦曰、至尊年高、大黃快藥、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梁元帝嘗有心腹疾、諸醫皆請用平藥。僧坦曰、脈洪實、宜用大黃。從之、因而疾愈、賜錢百萬。

隋許智藏、秦王俊疾、文帝馳召之。俊夜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今召許智藏、必當相苦。奈何明夜又夢曰、妾得計矣。當入鹽府中避之。智藏至、爲俊診脈曰、疾已入心、卽死。

隋何稠有巧思。煬帝伐遼、稠制行殿及六合城。帝於遼左與賊相對、夜中城之。其城周囘八里、及女垣、合高千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闕、面列一觀。觀下三門、比明而畢。高麗望見、謂若神功。

宇文愷爲煬帝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衞者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助。人見之者、莫不驚駭。

中國久絕琉璃之作。匠人無敢厝意。何稠以綠瓷爲之、與眞不異。

唐尉遲敬德善用稍、每單騎入賊陣、賊稍攢刺、終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稍、還以刺之。齊王元吉亦善馬稍。

欲與相校。凡三奪元吉之矟。元吉雖相歎異、然甚以爲恥。

虞世南同郡沙門智永善王羲之書。世南師焉。妙得其體。太宗以世南有五絕、書翰是其一。

薛稷尤工隸書。自貞觀永徽之際。虞世南褚遂良時人宗其書。自後罕復能繼者。稷外祖魏徵家、富圖籍、多有虞褚及迹。稷銳精模倣、筆態遒麗。當時無及之者。又善畫。博採古迹。睿宗在藩、留意小學。稷於是時、特見招引。

太宗工王羲之書。尤善飛白。嘗宴三品於元武門。帝操筆作飛白字賜羣臣。或乘酒爭取於帝手。劉洎登御牀、引手得之。皆奏曰。洎登御牀罪當死。請付法。帝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

閻立本善畫。秦府十八學士圖及貞觀中凌煙閣功臣圖、並立本之迹也。時人稱妙。太宗真侍臣學士汎舟於春苑池中。有異鳥、一波容與。太宗擊賞。詔坐者賦詩。召立本令寫焉。閤外傳呼云。畫師閻立本。時已爲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側。手揮丹粉。瞻望座賓。不勝愧赧。退戒其子曰。吾少學讀書。今唯以丹青見知。躬執賤役之務。辱莫甚焉。汝宜深戒。勿習此末技。

太宗嘗謂魏徵曰。虞世南死後。無人可與論書。徵曰。褚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逸少體。太宗卽日召令侍書。太宗出金帛購王羲之書。天下爭獻。遂良辨認眞僞。一無舛誤。

高宗以裴行儉工草書。以絹素百卷令行儉草書文選一部。帝覽之、稱善、賜帛五百段。行儉嘗謂人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唯余與虞世南耳。

韓皐生知音律。嘗觀彈琴至止息歎曰。妙哉、嵇生之爲是曲也。○是曲、原本譌由是、據舊唐書改。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主商、商爲秋聲。秋也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宴乎。又晉乘金運、商金聲、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晉將代也。慢其商絃、與宮同音、是臣奪君之義也。所以知司馬氏之將篡也。司馬懿受魏帝顧託、後嗣反有篡奪之心。自誅曹爽、逆節顯露。王淩都督揚州、謀立荊王彪。毋邱儉文欽諸葛誕、前後相繼爲揚州都督、咸有匡復魏室之謀、皆爲懿父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成敗散於廣陵也。止息者、晉雖暴興、○原本晉雖譌倒、又脫興字、據舊唐書補正。終止息於此也。其哀痛躁蹙慘痛迫脇之旨。盡在是矣。永嘉之亂、其應乎。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音者。且避晉魏之禍、故託之於鬼神也。

李皐嘗運巧思、爲戰艦、挾二輪蹈之、翔風疾鼓、若掛颿席。又造欹器、進入內中、所造、皆省易而久固。

柳公權初學二王書。徧閱近代筆法。體勢勁媚、自成一家。當時公卿大臣碑板、不得公權手筆者、人以爲不孝。外夷入貢、皆別署貨具曰。此購柳書。上都西明寺金剛經碑、備有鍾王歐虞褚陸之體、尤爲得意文宗夏日與學士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文宗吟諷、以爲詞清意足。令公權題於殿壁、方圓五寸。帝視之。歎曰。鍾王復生、何以加焉。大中初、轉少師。中謝。宣宗召升殿。御前書三紙。一紙眞書十字曰。衞夫人傳筆法於王右軍。一紙書十一字曰。永禪師眞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紙草書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賜銀錦等、仍令自書謝狀、勿拘眞行。帝尤奇惜之。

懿宗時、伶官李可及、能轉喉爲新聲、音詞曲折、聽者忘倦。同昌公主除喪、帝與淑妃思念不已。可及爲歎百年舞曲舞人珠璣盛飾者數百人、畫魚龍地衣、用官綵五千匹。曲終樂闋、珠璣覆地、詞語悽惻、聞者流涕。可及爲子娶婦、帝賜酒二銀罇、啓之、非酒、皆金翠也。僖宗卽位、逐死嶺南。

歐陽詢初學王羲之書、漸變其體、筆力險勁、爲一時之絕。人得其尺牘文字、咸以爲楷範。高麗甚重其書、嘗遣使求之。高祖歎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如此。彼觀其迹、固謂其形魁梧耶。以詢貌寢陋故也。

貞知章善草隸書、時有吳郡張旭、亦與知章相善。旭善草書而好酒、每醉後、號呼狂走、索筆揮灑、變化無窮、時有神助、時人號爲張顛。

王維書畫、特臻其妙、能端措思、參於造化、而創意經圖、卽有所缺、如山水平遠、雲峯石色、絳迹天機、非繪者之所及也。

鳥孫、卽大秦國也。其俗無鉛、擣白石爲末、羅之、塗屋上。其堅密光潤、還如玉石。至於盛暑、人畏煩、乃引水潛流上、徧於屋宇、機制巧密、人莫知。觀者惟聞屋上泉鳴、俄見四簷飛溜、懸波如瀑、激氣成涼風。其巧妙如此。

元宗開元十三年、作水運渾天儀成。上具列宿、注水激輪、令其自轉、晝夜一周。別置二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逆天而行。淹速合度。置木櫃爲地平、令儀半在地下、又立二木人、每刻擊鼓、每辰擊鐘、機械皆在匱中。

後唐莊宗與梁人隔水相抗。李存進欲造浮橋。軍吏曰。河橋須竹索大纜。兩岸石倉。鐵牛以爲固。今無竹石。竊慮難成。存進曰。吾成算在心。必有所立。乃令軍造葦索。維大艦數十艘。作土山。植巨木於岸以纜之。○原脫植字。據舊五代史補。初軍中以爲戲。月餘。橋成。制度條直。人皆服其勤智。莊宗舉酒曰。存進。吾之杜預也。

排調

宋何尚之與顏延年少好相狎。二人並短小。尚之嘗謂顏延年爲猿。延年目尚之爲猴。同游太子西池。延年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路人指尚之爲似。延年喜笑。路人云。彼似猴爾。君乃眞猴。

宋孝武寵姬殷貴妃薨。葬畢。數與羣臣至墓次。謂劉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上悅。以爲豫州刺史。又令醫人羊志哭。志亦嗚咽。它日或問志。那得此副急淚。志時新喪嬖人。答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

謝朓告王敬則反。敬則女爲朓妻。常懷刃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朓當拜吏部郎中。謙抑尤甚。尚書郎范縝嘲之曰。卿八才無慙。小選。但恨不可刑于寡妻。

王裕之形狀短小。而起坐端方。桓元謂之彈棊發八勢。

梁武帝賞接到溉。每與對棊。從夕達旦。或復失寢。加以低睡。帝以詩嘲之曰。狀若喪家狗。又似懸風槌。

宋沈昭略逢王約張目視之曰。汝爲王約耶。何以肥而癡。約曰。汝是沈昭略耶。何乃瘦而狂。昭略撫掌大

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奈何。王約。奈爾癡何。

齊柳悅甚重其婦。頗成畏懼。性愛音樂。女妓精麗。悅略無敢視。僕射張稷與悅狎密。而爲悅妻所敬。稷每詣悅。必先通問夫人。悅欲見妓。常因稷以請。然後悅妻隔幔坐。令諸妓出。悅始得寓目焉。

梁劉諒爲湘東王所善。王一日嘗游江濱。歎秋望之美。諒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以爲刺己。曰。卿言目眇眇而愁予耶。由此嫌之。

齊王儉與王敬則同拜三公。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

梁劉之遴嘗夢爲折臂太守。後果牛奔。墮車折臂。爲南郡太守。周捨戲之曰。雖復並坐可橫。政恐陋巷無枕。

齊高爽詣孫抱。了無故人之懷。取筆書鼓云。徒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渠央。抱形體肥壯。腰帶十圍。爽故以譏之。

王偉侯景之徒也。景敗。元帝愛其才。將捨之。朝士多忌之。曰。前日偉作檄文。有異詞句。帝求而觀之。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爲四海所歸。帝大怒。以釘釘其舌於柱。剜其腸。顏色自若。

宋世君臣。好以父諱爲戲。王僧虔子慈。謝鳳子超宗。慈方學書。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猶雞之比鳳。王彧之子絢。何尚之子偃。絢五六歲。讀書論語。至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外祖何尚之戲

曰可改作耶耶乎文哉。絢曰尊者之名、安可爲戲、寧可道草上之風必偃。殷淳之子孚、何無忌之子劭、嘗供食。孚羹盡。劭曰益殷尊羹。孚答曰何無忌諱。謝莊之子淪劉昶之子悛嘗同飲。悛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淪曰苟得其人自可流湎千日。羲與宗之予約王僧虔之子慈同入寺、遇沙門懺約曰。衆僧今日可謂虔虔慈應聲曰卿如此何以與蔡氏之宗張邵小名黎子敷小名澧文帝戲之曰禮何如梨。敷曰梨是百果之宗、禮何敢比也。孝武好謔羣臣、并使自相嘲詆以爲歡笑。一日使王僧朗戲其子景文江智深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上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僧安智深之父也。智深避席流涕。謝鳳之子超宗、謝莊之子朏宋明帝敕二人由鳳莊門入。超宗曰君命不可不往。乃趨入。朏曰君處臣以禮。遂不入。

元孚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眷顧。嘗於室內置酒十缸、缸餘一斛。上皆加帽、欲戲孚。適入室、見即驚喜云。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爲竊入王家。匡坐相對、宜早還宅也。因持酒歸、周文拊手大笑。

北齊宋遊道重交游。存然諾。○原本脫重字存謂字。據北史改。時人云。游道獨猴面陸操科斗形。意識不關見。何謂醜者必無情。李構嘗因游道會客。因戲之云。賢從在外、宜自迎接、爲之通名、稱族弟游山。游道出見之。乃獨猴而衣冠也。

鄭譯請還治疾。隋文帝召見於醴泉宮。令內史李德林立作詔書、復爵沛國公。上柱國。高熲戲曰。筆乾。譯曰出爲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帝大笑。

北齊李庶、生而天閹、崔諶調之曰、教弟種蠶、以錐偏刺作孔、插以馬尾、庶曰、請以此方回施貴族、藝眉、世傳諶門有癩疾、故庶之言如此、

北齊孫搴、學淺行薄、邢邵嘗謂曰、須臾讀書、搴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搴嘗服棘丸、李諧調之曰、卿應自足、何暇外來、坐者皆笑、

柳機柳昂、在周朝、俱歷顯要、至隋受禪、並爲外職、時楊素方用事、因文帝賜宴、素戲機云、二柳俱搖、孤楊獨聳、

隋侯白好俳諧、楊素與牛宏退朝、白曰、日之夕矣、素曰、以我爲牛羊下來耶、

北齊徐之才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詘、近犬便狂、加頸足而爲馬、施角尾而成羊、又嘲盧元明云、在上爲虛、在邱爲虛、生男爲虜、配馬成驢、

梁宗如周面狹長、蕭瑩戲之曰、卿何爲謗經、如周曰、自來不謗經、瑩大笑、君當不謗餘經、正應不信法華經爾、○案北周書、此本蔡大寶語、蓋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也、周乃悟、

蘇威之子夔少聰敏、楊素甚奇之、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

隋柳調爲侍御史、楊素曰、柳條通體弱、獨搖不禁風、調斂板正色曰、調信無取者、公不當以爲侍御史、調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地、樞機何可輕發、素甚奇之、

隋麥鐵杖、因朝集、考功郎豆盧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曰、麥豆不殊、那忽相怪、威赧然無以應之、
唐閻立本爲右相、姜恪爲左相、恪立功塞外、立本尤善圖畫、非宰輔之器、時人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
唐世基、世南兄也、許善心、敬宗父也、同爲宇文士及所害、封德彝時爲內史舍人、備見其事、因謂人曰、世基被誅、世南匍匐而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人以爲口實、敬宗深銜之、
李昭德則天時爲相、有人於洛水中獲白石、有數點赤、詣闕進之、宰相問其故、對曰、爲此石赤心、所以來進、昭德叱之曰、此石赤心、洛水中餘石豈盡反邪、左右皆笑、
來俊臣與李昭德素不協、乃誣搆昭德有逆謀、因下獄、俊臣以罪同日被誅、是日大雨、士庶莫不痛昭德而慶俊臣也、相謂曰、今日天雨、可謂一笑一悲矣、
則天時三月雪、蘇味道等以爲瑞、草表將賀、王求禮止之曰、宰相調燮陰陽、而致雪降葬春、災也、安得爲瑞、如三月雪爲瑞、則臘月雷亦爲瑞矣、舉朝嗤笑、以爲口實、
苗晉卿爲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張倚男奭參選、爲書判之首、衆知奭不讀書、議論紛然、元宗親試之、奭持紙、竟日不下一字、時謂之曳白、上怒、貶張倚爲淮南太守、敕曰、門庭之間、不能訓子、選調之際、仍以託人、時士子皆以爲戲笑、
朱泚僭逆、姚令言爲侍中、源休同知政事、羣寇宴樂、既醉、令言與休論功、令言自比竈何、休曰、帷幄之謀、

成秦之業。無出予之右者。吾比蕭何。子爲曹參可矣。時朝士在賊庭者、聞之、皆笑。謂休爲火迫鄭侯。喬琳好談諧侮虐。爲監察御史、與同寮畢耀、嘲誚往復。因成釁隙。遂以公事互相告詰。坐貶巴州司戶。朱泚僭逆、琳掌賊中吏部選人。前白曰。所注某官不穩便。琳答曰。足下謂此選竟穩便乎。

李泌爲相。奏請罷拾遺補闕。上雖不從。亦不除人。故諫司惟韓皋歸登而已。泌仍令收其署牋錢、令登等寓食於中書舍人。故時戲云。韓諫議難分左右。歸拾遺莫辯存亡。

顧況性好談諧。柳渾李泌與之厚。自謂知己。秉樞要、當得達官。久之、遷著作郎。況不樂、求歸於吳。班列羣官。皆有侮玩之目。人皆稱嫉之。泌卒。況不哭。而有調笑之言。爲憲司所劾。貶饒州司戶。（此條原本誤連上條今移正）

關播奇重李元平。令知汝州。餞李希烈。至部募人修城。希烈令數百人投募。縛元平馳去。既見希烈。遣下行地。希烈見其眇小無鬚。戲謂人曰。使汝取李元平。何故將元平兒來。因罵曰。瞎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淺也。

李實奏不旱。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無告。乃徹屋瓦賣麥。而以供賦斂。優人成輔端。因戲作語云。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賤。田園一頃麥苗伍碩米。三間堂舍二千錢。如此語有數十篇。實以爲誹謗。德令遽令杖殺此優。

王士平尚憲宗義成公主、絕恣不法。士平與之忿爭。憲宗幽公主於禁中。幽士平於私第。後釋之。時輦薄

文士蔡南史爲圖雪散雪等曲、言遊處離異之狀、往往歌于酒席。憲宗聞而惡之、欲廢進士科。于頔爲蘇州刺史、暴橫、觀察使王緯奏其事。德宗不省。後頔累遷、乃與王緯書曰、一蒙忠奏、三度改官。劉禹錫元和十年自武陵召還、宰相復欲置之郎署。時禹錫作游元都觀詠看花君子詩、語涉譏刺、執政不悅、復出連州。大和二年自和州召還、復作游元都觀詩。前篇云、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元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後篇云、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又一來。人嘉其才而薄其行。

韓退之戲孟郊云、公合識安祿山。郊低頭云、識卽不識、大知有它。

豆盧瑑乾符中作相。宣制日、大風雷雨、拔樹。左丞韋蟾賀之。瑑言及雷雨之異。蟾曰、此應相公爲霖作解之祥也。瑑笑曰、霖何甚耶。及巢賊犯京師、僖宗出幸、瑑死於張直方之第。識者以爲風雷不令之兆。

鄭綮善爲詩、多侮劇刺時、故落格調、時號鄭五歇後體。初去廬江、與郡人別云、惟有兩行公廨淚、一時洒向渡頭風。滑稽皆此類也。

姜師度好溝洫、所在必發衆穿掘。雖有不利、而成功亦多。先是、太史令傅忠孝、善占星緯。時人語曰、傅忠孝兩眼看天、姜師度一心穿地。人傳之以爲口實。

酷吏郭霸、爲鬼所殺。時洛陽橋壞、行李病之。至是功畢、則天問羣臣、比在外有何好事。舍人張元一、素滑稽、對曰、百姓喜洛陽橋成、幸郭霸死、此卽好事。

王勃爲沛王府修撰、諸王鬬雞、互有勝負。勃戲爲檄英王雞文。高宗覽之、怒曰。據此、是交搆之漸。卽日斥勃、不令入府。

鄧元珽爲吏部侍郎、既不稱職、甚爲談者所鄙。又患消渴之疾。選人目爲鄧消渴、爲詩牓於道路。自唐以來、掌選之失、未有其比也。

薛逢與劉瑑相善、而瑑詞藝不逮。逢每侮之。至大中末、瑑稍歷禁近、逢愈不得意。自是相怨。瑑作相、逢爲郎官。有薦逢知制誥者、瑑以先朝立制、給舍須歷郡縣、而逢未嘗治郡。出爲巴州刺史。既而沈詢楊收王鐸由學士相繼作將相、皆逢同年進士。而逢文藝最優。楊收作相、逢有詩云。須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威鳳偶時皆瑞聖、潛龍無水謾通神。○原脫潛龍無三字據舊唐書補收聞而大銜之。出爲蓬州刺史。收罷相、入爲大常少卿給事中。王鐸作相、逢又有詩云。昨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嶽一毫輕。鐸亦怨之。以恃才褊急、人士鄙之。終於祕書監。

崔善爲爲尚書左丞、令史惡其聰察。以其短而身傴、嘲之曰。崔子曲如鉤、隨例得封侯。脚上全無項、胸前別有頭。高祖購造言者加其罪。

秦宗權爲其愛將申叢所執。昭宗御延喜樓受俘。京兆尹孫揆以組練繫之。徇於兩市。宗權檻中引頸謂揆曰。尚書明鑒。宗權豈反者耶。但輸忠不効爾。衆大笑。

神龍中、每霖雨、必閉坊門禳災。○原誤儻受、據類說引續世說改。右衞騎曹宋務先上疏云、雨暘或愆、貌言爲咎、豈有一坊一市、遂能感召星靈、暫閉暫開、便欲發揮神道。○原誤造、據舊唐書改。至今巷議街言、共呼坊門爲宰相、謂能節宣風雨、燮調陰陽。如是、則赫赫師尹、便爲虛設、悠悠蒼生、復何所望。景龍中、東都霖雨百餘日、閉坊市北門。駕車者甚苦迂遠、街市言曰、宰相不能調陰陽、致茲恆雨、令我迂行。會中書令楊再思過、謂之曰、於理則然。亦卿牛劣耳。○原脫牛字、據類說引續世說改

順宗册憲宗爲太子、中外相賀、至有感泣者。王叔文獨有憂色、口不敢言。但吟杜甫詩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聞者哂之。

憲宗善騎射、槩法算、至於音律蒲博、無不精妙。好蹴鞠鬬雞、與諸王賭鵝、鵝一頭、至直五十緡。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爲狀元。野猪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陛下不免駁放上笑而已。

昭宗時、奏裴爲楊行密守崑山。錢鏐使顧全武攻之不下。全武檄裴令降。全武嘗爲僧、裴封函納款。全武喜、召諸將發函、乃佛經一卷。全武大慙曰、裴不憂死、何暇戲乎。益兵攻城、引水灌之、裴乃降。全武勸錢鏐宥之。鏐從之。時人稱全武長者。

昭宗時、李茂貞刦駕幸鳳翔、朱全忠圍城、攻城者詬城上人云、刦天子、賊。乘城者詬城下人云、奪天子、賊。朱梁成汭初作僧、後鎮荆南、撫緝彫殘、時韓建亦披荆棘以緝華州、人號北韓南郭。初澧朗二州本屬荆南、乾寧中爲土豪雷滿所據、汭奏請割隸唐宰相徐彦若執而不行、汭銜之。及彦若出鎮南海、路過江陵、汭猶怏怏、語及前事、彦若曰、令公位尊方面、自比桓文、雷滿者、偏州一草賊爾、令公何加兵。○何下似脫不字、舊五代史作盡。而反怨朝廷乎。汭赧然而屈。因思嶺外有黃茅瘴、患者皆髮落、乃謂彦若曰、黃茅瘴、望相公保重。彦若應聲曰、廣南黃茅瘴、不死成和尚。譏汭曾爲僧也。汭終席慙赧。

後唐莊宗劉后、生皇子繼岌。后父劉叟以醫爲業、詣鄴宮自陳。后方與諸夫人爭寵、恥爲寒族、答劉叟於宮門。莊宗好俳優、宮中暇日、自負樂笈、令繼岌攜敝蓋相隨、自稱劉山人來訪女。后大怒、答繼岌。

後唐僧誠惠云、能役使毒龍、可致風雨。其徒號爲降龍大師。京師旱、莊宗迎至洛下、親拜之。六宮參禮、士庶奔御。謂朝夕可致甘澤。禱祝數旬、略無徵應。或謂官以祈雨無驗、將加焚燎。誠惠懼而遁去。及卒、賜號法雨大師、塔曰慈雲之塔。

石晉桑維翰、身短面廣。每對鑑。○原脫對字、據六帖二十一、引續世說補、與舊五代史合。自嘆曰、七尺之身、何如一尺之面。登第、同牓四人。秦王幕客陳保極戲謂人曰、今歲三箇半人及第、以維翰短陋、故謂之半人也。

石曾王松、契丹北遷薊、薊立許王從益、僞署松爲左丞相。漢祖入洛、先降詔、諭令受僞命者、可並焚毀、勿至憂疑。於是臺司悉斂僞署告牒焚之。松以手自指其胸、謂同列曰、此卽二十四考中書令也。

五代周張可復、依晉公霍彥威爲青州從事。晉公以其滑稽好避事、目爲姦兎兒。

唐莊宗趨大梁、梁主召宰相謀之。鄭珏請自懷傳國寶（類說引續世說引作璽）詐降、以紓難。梁主曰、今日固不敢愛寶、但如卿此策、果可了否。（原本果作竟、依類說引改）珏俛首久之、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縮頸而笑。

唐莊宗或自傳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名謂之李天下。嘗因爲優、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帝失色。羣優亦駭愕。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此一人、豈有兩人耶。帝悅、厚賜之。

湖南高從誨時、唐晉契丹漢更據中原、漢閩吳蜀皆稱帝、從誨利其賜予、所向稱臣。諸國賤之、號高無賴。

江南邊鎬克建州、凡所俘獲、皆全之。建人謂之邊佛子。及克潭州、市不易肆。潭人謂之邊菩薩。既爲潭帥、政無綱紀、惟日設齋供、盛修佛事。潭州人失望、謂之邊和尚矣。

周行逢兼總湖湘、（原作南、據類說引改）留心民事。悉除馬氏橫賦。自王逵劉言以來、屢舉兵、將吏積功、及所羈縻蠻夷、儈校官三公者、以千數。行逢生日、諸道各遣使致賀。行逢有矜色。謂徐仲雅曰、四鄰亦畏我乎。仲雅曰、侍中境內、彌天太保、徧地司空、四鄰那得不畏。

江南翰林學士常夢錫、屢言馮延巳等虛誕。唐主不聽。夢錫曰。姦言似忠、陛下若不悟、亡國必矣。及臣服於周、馮延巳之黨相與言、有謂周爲大朝者。夢錫大笑曰。諸公嘗欲致君堯舜。（原脫欲字。據類說引補。）何意今日爲小朝邪。（類說引爲上有自字）

續世說卷第七

自新
企羨
簡傲
尤悔

自新

齊王洪軌爲晉壽太守。多賊贓賄。爲州所按。大懼。乘郡奔建業。復爲青冀二州刺史。悔爲晉壽時貨賊所敗。更厲清節。

宋蕭思話十許歲時。未知書。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侵暴鄰曲。莫不患之。自後折節數年中。遂有令譽。

齊張充緒之子也。緒歸吳。逢充獵。右臂鷹。左牽狗。曰。一身兩役。毋乃勞乎。充拜曰。恨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顏氏有焉。及明年。便修改。多所該通。尤明易老。能清言。有令譽。

齊高帝有故吏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高帝謂荀伯玉卿比看景秀否。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誚云。若許某自新。則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言。乃釋之。

梁蕭昂爲雍州刺史。委政羣下。賄賂公行。客有江仲舉蔡遠王臺卿庾仲容。皆有蓄積。人間歌曰。江千萬。

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武帝續之曰主人憒憒不如客帝以示恪恪大慙乃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

魏甄琛舉秀才入都頗以奢棄廢日至通夜不止令蒼頭執燭或時睡頓則杖之奴曰郎君辭父母仕宦若讀書執燭不敢辭今乃圍棋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乎琛悵然慙感遂詣赤彪。○此有脫誤南史作遂從許赤彪。假書研習聞見日優

隋楊汪少凶疎好與人羣鬬拳所毆擊無不顛踣長更折節勤學專精左氏傳通三禮解褐周冀王侍讀王甚重之每曰楊侍讀吾之穆生也

長孫順德受人餽絹唐太宗於殿廷賜絹數十疋以愧其心云得絹甚於刑戮如不知愧一禽獸爾殺之何益順德後爲澤州刺史折節爲政號爲明肅先是長吏多受餽餉順德糾摘一無所容稱爲良牧焉

太宗以柳亨爲光祿少卿戒之曰與卿舊親情素甚厚卿爲人交游過名今授此職宜存簡靜亨性好射獵有饕湎之名此後頗自飭厲杜絕賓客約身節儉太宗亦以此稱之

趙武孟初以馳騁田獵爲事嘗得肥鮮以遺母病泣曰汝不讀書而田獵如是吾無望矣竟不食其膳武孟感激勤學遂博通經史舉進士官至右臺御史

程异以王叔文之黨貶元和初李巽薦异曉財穀請棄瑕錄用擢領淮南五道兩稅使异自悔前非厲己竭節江淮饑穀之歲多所劾革不剝下不浚財經費以贏人頗便之後爲宰相

石晉王建立位居方伯。爲政嚴烈。其刑失於入者。不可勝紀。時人目之爲王垛壘。言殺人而積其屍也。晚年歸心釋氏。飯僧營寺。戒殺愼獄。民稍安之。

企羨

齊王儉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倣效。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以自況也。儉生子。字曰元成。取仍世作相之義。

梁何思澄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紙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所在命食。有人方之婁護。思澄欣然當之。

北齊李神雋晚年無子。見崔瞻才學風流。爲後來之秀。歎謂邢邵曰。昨見崔校兒。便爲後生第一。我遂無此物。見此使人傷懷。

後魏明帝靈太后。宴宰華林園。舉觴謂羣臣曰。袁尚書朕之杜預也。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令爲盡之。侍座者莫不羨仰。

唐李襲譽好寫書。謂子孫曰。吾近京城有賜田十頃。耕之可以充食。河內有賜桑千株。蠶之可以充衣。江東所寫之書。讀之可以求官。吾沒之後。爾曹但勤此三事。何羨於人。

唐初選尚。多於貴戚。或武臣節將之家。憲宗時。翰林學士獨孤郁。權德輿之女壻。德輿作相。郁避嫌辭內職。上頗重學士。不獲已。許之。且歎德輿有佳壻。遂令宰相於卿士家選文雅之士可居淸列者。以尙岐陽

公主人皆辭疾不應唯杜悰願焉仕至三公

元宗時太平久朝廷尊雖冗官擢居方面皆自謂下遷倪若水爲汴州刺史見班景倩入爲大理少卿餞於郊謂之登仙恨不得爲騶僕焉景倩時爲揚州採訪使

武后時宗楚客坐贓貶太平公主觀其第舍歎曰見其居處吾輩乃虛生爾

湖南馬希聲聞梁太祖食雞慕之日殺五發引頓食雞臛數盤○此有脫文今舊五代史缺希聲傳資治通鑑云日殺五十雞爲膳居喪無戚容庚申葬武穆于衡陽將發引頓食雞臛數盤前吏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藉居喪食蒸豬何代無賢

石晉梁文矩善清靜之教聚道書數千卷企慕赤松留侯之事而服食尤盡其善○原脫服食二字據舊五代史補然病瘋瘁五十九終

簡傲

王瞻字明遠負氣傲俗好貶裁人物仕宋爲王府參軍嘗謁劉彥卿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公子引滿促膝唯予二人彥卿不悅

黃門郎路瓊之太后之兄慶之之孫也與王僧達鄰居廐車服以謁僧達僧達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騶

人路處之者。（原脫人字。據南史補。）是君何親。遂焚瓊之所坐牀。太后怒。泣涕訴於孝武帝。帝曰。瓊之年少。無事謁王僧達。見辱乃其宜爾。

齊蕭子顯自負才氣。爲吏部尚書。見九流貴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揖而已。衣冠竊恨。

梁張纘性輕傲。爲尚書僕射。時何敬容方盛。賓客輻湊。有詣纘者。輒拒之曰。不能對何敬容殘客。又云。不喜與俗人共事。出爲湘州刺史。吳興人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爲賓客。纘路經郢州。綸餞之南浦。規在坐。纘不平之。忽舉盃曰。吳規。處汝得陪今宴。規卽時起。規子翁孺。知父被辱。氣結便卒。規憤哭亦殞。規妻深痛夫子。次日又亡。時人謂張纘一盃酒。殺吳氏三人。

陳陳暄乃後主狎客。甚見親昵。而侮之。嘗倒懸於梁。臨之以刃。使作賦。仍限以晷刻。暄援筆卽成。而傲弄轉甚。後主稍不能容。遂縛艾爲帽。加于其首。火以爇之。然及於髮。垂泣求哀。聲聞于外。而弗之釋。衛尉卿柳莊在坐。遽起撥之。拜謝曰。陳暄無罪。後主素重莊。乃引暄出。經數日。暄悸而死。

梁朱异輕傲朝賢。不避貴戚。人或誨之。异曰。我寒士也。遭逢以至今日。諸貴皆恃枯骨見輕。我下之。則爲蔑尤甚。我是以先之。

宋檀超放誕任氣。爲州西曹。蕭惠開爲別駕。稍相凌辱。而超舉動嘯傲。目惠開曰。何足以一爵高人。超嗜酒好談詠。自比晉郗超。言高平有二超。又謂人曰。猶覺我爲優也。

梁卞彬爲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顗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者。政爲此幘爾。今已投之卿矣。卿以一世勳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去。

唐李光弼爲太原尹時。節度使王承業軍政不修。詔御史崔衆交兵於河東。衆侮易承業。或衷甲持鎗。突入承業廳事。玩謔之。光弼聞之。素不平。至是。衆交兵於光弼。衆以麾下來。光弼出迎。旌旗相接而不避。光弼怒其無禮。又不即交兵。令收繫之。頃中使至。除衆御史中丞。懷其勑。問衆所在。光弼曰。衆有罪。繫之矣。中使以敕示光弼曰。今只斬侍御史。若宣制令。即斬中丞。若拜宰相。亦斬宰相。中使懼。遂寢之。翌日以兵仗圍衆至碑堂下斬之。

嚴武爲劍南節度使。舊相房琯出爲管內刺史。琯於武有薦導之恩。武驕倨見琯。略無朝禮。甚爲時議所貶。

劉贊子弟。皆虧庭訓。雖童年稚齒。便能侮易驕人。人士鄙之。于邵爲知制誥。詔令溫雅。（○原脫詔字。據唐書補。）合於典謨。然性太剛褊簡傲。每發言吐論。略無阿狥。忤執政旨。故掌誥二年而官不遷。罷爲比部郎中。（○案以上係崔元翰事。舊唐書與于邵同。疑誤屬邵耳。）

鄭仁表文章俊拔。然恃才傲物。人士薄之。自謂門地人物文章甚美。嘗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

劉鄴小時投文於其父泊仁表哂之咸通末鄴爲宰相仁表貶死南荒

杜審言甫之祖也恃才褻傲爲時輩所疾乾封中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自當羞死矣又嘗謂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迹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

後唐陳乂爲常山判官日人有造者垂簾深處罕見其面及爲中書舍人姿態倨傲竟不至公卿蓋器度促狹者也

尤悔

魏太武率大衆至瓜州聲欲渡江都下震恐內外戒嚴緣江六七百里舳艫相接始宋文帝議北侵朝士多有不同至是帝登烽火樓極望不悅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庶勞怨不得無慙貽大夫之憂在予過矣

宋傅亮廢少帝迎立文帝當亮之方貴兄迪每深戒焉而不能從及世路屯險著論名曰演慎及少帝失德內懷憂懼直宿禁中晤夜蛾赴燭作感物賦以寄意初奉大駕道路賦詩三首其一篇有悔懼之辭自知傾覆求退無由又作辛有穆生董仲道贊稱其見微之美云

唐太宗謂侍臣曰張亮有義兒五百人將何爲也正欲反爾命百寮議其獄多言亮當誅唯將作少監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明其無罪太宗盛怒竟斬于市歲餘刑部侍郎闕令執政擇人累奏不可太宗曰朕

得其人矣。往者李道裕議張亮反形未具。此言當矣。雖不卽從。至今追悔。以道裕爲刑部侍郎。盧祖尚累爲郡守。有能名。太宗召爲交州都督。祖尚不行。太宗大怒。斬之於朝。尋悔之。復其官蔭。張元素出自刑部令史。仕至三品。太宗問云。在隋仕何官。曰縣尉。又問以前何官。曰流外。又問在何曹司。元素將出閤門。殆不能移步。精爽頓盡。色類死灰。朝臣見之。多所驚怪。褚遂良上疏切諫。太宗曰。朕亦悔此問。

敬暉與桓彥範張柬之崔元暐袁恕己同誅張易之。中宗反正。洛州長史薛季昶謂曰。二凶雖除。祿產猶在。請因兵勢誅武三思之屬。暉與柬之屢陳不可。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翌日三思因韋后之助。潛入宮中。又與韋后通內行相事。反易國政。封暉等爲五王。罷政事。暉等既失政柄。每椎牀嗟惋。或彈指出血。柬之歎曰。皇上疇昔爲英主時。素號勇烈。吾留諸武。冀自誅鋤爾。今事勢已去。知復何道。

張鷟古獻大寶箴者也。除大理丞。初河內人李好德語涉妖妄。而素有風癲疾。鷟古以爲法不當坐。侍御史權萬紀劾鷟古家住相州。好德之兄厚德爲相州刺吏。情在阿縱。太宗大怒。斬鷟古東市。尋悔之。自是有覆奏之制。

劉黑闥敗。斬於洺州臨刑歎曰。我幸在家鉏菜。爲高雅賢輩所誤。以至於此。

太宗令太常卿祖孝孫教宮人音樂。不稱旨。責之。溫彥博王珪諫。上怒。以爲附下罔上。彥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今臣所言豈私曲邪。乃陛下負臣。非臣負陛下。明日上謂房元齡云。自古帝王納諫

誠難。朕昨日責溫彥博王珪。至今悔之。公等爲此不盡言也。此似有脫誤。按唐書云公等勿以此而不進直言也

太宗遼東之役。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驛祀以少牢。復立所制碑。召其妻子至行在勞賜之

元宗幸蜀。至咸陽望賢宮。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爲此也。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唯阿諛取容。是以閭門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亦何由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

肅宗時。兩京平。受僞官者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貶。蔡臣隨安慶緒在鄴者。聞廣平王赦陳希烈等。皆悼恨失身賊庭。及聞希烈等誅。乃止。上甚悔之

代宗時。吐蕃犯京師。急起郭子儀。子儀閑廢日久。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千騎。是承詔部下唯二十騎。此有脫誤。按唐書云及而後收復京師。上至長安。子儀帥城中百官及諸軍迎於滻水東。伏地待罪。上勞之曰。用卿不早。以至於此。郭子儀以朔方節度副使張曇性剛。謂其以武人輕己。銜之。孔目官吳曜爲子儀所任。因而搆之。子儀怒。誣奏曇扇動軍衆。誅之。掌書記高郢力爭之。子儀不聽。奏貶郢猗氏丞。既而察佐多以病去。子儀悔之。悉

誠難脫昨日貞温彥博王珪至今悔之公等爲此不盡言也（此似有脫誤舊唐書云公等勿以此而不進直言也）

太宗遼東之役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驛祀以少牢復立所制碑召其妻子至行在勞賜之

元宗幸蜀至咸陽望賢宮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爲此也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唯阿諛取容是以閨門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亦何由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

肅宗時兩京平受僞官者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貶蔡臣隨安慶緒在鄴者聞廣平王赦陳希烈等皆悼恨失身賊庭及聞希烈等誅乃止上甚悔之

代宗時吐蕃犯京師急起郭子儀子儀閑廢日久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千騎（此有譌脫舊唐書云及是承詔部下唯二十騎而後收復京師上至長安子儀帥城中百官及諸軍迎於滻水東伏地待罪上勞之曰用卿不早以至於此郭子儀以朔方節度副使張皇性剛謂其以武人輕己銜之孔目官吳曜爲子儀所任因而搆之子儀怒誣奏曜扇動軍衆誅之掌書記高郢力爭之子儀不聽奏貶郢猶氏丞既而察佐多以病去子儀悔之悉

鷹之朝曰。吳曜誤我。遂逐之。

哀帝時。魏博羅紹威以牙軍之逼。召朱全忠。全忠殪八千餘家。其餘散在州縣。攻討悉平。全忠留魏半年。紹威供億所殺牛羊豕近七十萬。資糧稱是。所賂遺又近百萬。比全忠之去。蓄積爲之一空。紹威雖除其偪而魏兵自是衰弱。紹威悔之。謂人曰。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爲此錯也。

後唐周德威身長面黑。笑不改容。凡對敵列陣。凜然有肅殺之風。中興之朝。號爲名將。胡柳之役。德威欲以方略制之。莊宗迫之出戰。德威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父子俱戰沒。莊宗慟哭。謂諸將曰。喪吾良將。吾之咎也。

後唐閔帝殂。潞王立。諸軍以賞薄怨望。謠曰。除卻生菩薩。扶起一條鐵。以閔帝仁弱。潞王剛嚴。有悔心也。

後唐張延朗末帝時以宰相判三司。晉高祖在太原。朝廷猜忌。不欲令有蓄積。係官貨財。留使之外。延朗悉遣取之。高祖銜之。晉高祖入洛。送臺獄誅之。其後以選求計使。難得其人。甚追悔焉。

石晉崔梲知貢舉。有進士孔英者。行醜而才薄。宰相桑維翰深惡之。及梲辭鑾院來。辭維翰曰。孔英來也。蓋梲之屯。梲性純直。因默記之。遂放及第。牓出。人皆喧譁。維翰舉手自抑其首者數四。蓋悔言也。

湖北高季興。唐莊宗平定天下。季興來朝。時論多欲留之。郭崇韜以方推信華夏。請放歸藩。季興促程而去。至襄州。酒酣。謂孔勍曰。是行有二錯。來朝一錯。放歸一錯。

石晉末年。契丹連歲入寇。中國疲於奔命。契丹人畜亦多死。國人厭苦之。述律太后謂契丹曰。使漢人爲

續世說卷第八

棲逸
輕詆
賢媛

棲逸

宋王宏之不赴辟召。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宏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否。宏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原脫內字。據南史補。）

宋何鑠心疾。無故害其妻王氏。坐法死。三子求點允。點以家禍絕昏宦。求隱虎邱山。允居若邪山雲門寺。世論以點爲孝隱。允爲小隱。又號點爲大山。允爲小山。亦曰東山兄弟。又曰何氏三高。

齊孔稚珪字德璋。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王晏常鳴鼓吹候之。聞蛙鳴曰。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

陶淵明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遂賦歸去來以遂志。嘗言五六月北窗下。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宋宗少文、好山水、愛遠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恐難徧覩名山、唯澄懷觀道、臥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之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爲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絶、唯少文傳焉、孫測、○原本孫誤子、據南史改、亦隱廬山、魚復侯子鸞厚遺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朮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横施、侍中王秀之尤欽慕之、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已相對、王儉雅重之、贈以蒲褥筍蓆、

宋周續之、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

關康之世居京口、顔延年等十許人當時名士、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黄布帔、席松葉枕一塊白石而臥、了不相眄、延年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臧榮緒亦隱京口、時號爲二隱、臧自號被褐先生、

宋褚伯玉字元璩、有隱操、寡嗜欲、年十八、父爲之娶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絶人物、王僧達爲吳郡、苦要致之、邱珍孫與僧達書云、卻粒之輩、淩虚之人、乃可暫致、不宜久羈、僧達答云、褚先生從白雲游舊矣、古之逸人、或留盧邑、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峯絶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薜蘿、若已窺煙液、臨滄洲矣、

盧度隱居廬陵西昌三頭山居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來取食乃去後又會稽鏡山有姓蔡不知名隱山中養鼠數千頭呼來即來遣去即去言語狎易時謂之謫仙不知所終梁阮孝緒著高隱傳上自炎黃終于天監末分爲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爲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爲中篇掛冠人世栖心塵表爲下篇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要之不赴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靡鬻可駿何以異夫驥騄

南岳鄧先生名郁斷穀三十餘年唯以澗水服雲母屑白日神仙魏夫人忽來臨降乘雲而至從少姬三十並著絳紫羅繡桂燭年皆十七八色豔桃李資勝瓊瑤謂郁曰君有仙分故來相尋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烏悉如鶴大鼓翼鳴舞移晷方去郁曰期會至矣是日無疾而終山內唯聞香氣武帝令作鄧元傳敍其事

陶宏景字通明幼有異操終身不娶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觀白日不爲遠矣以茅山爲金陵華陽之天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札以隱居代名特愛松風庭館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梁武帝手敕招之不出惟畫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

梁劉慧斐張考秀居東林寺慧斐於山北構一園名離垢園時人號爲離垢先生論者自遠法師後將二百年始有張劉之盛矣

周韋夐所居之宅環帶林泉對翫琴書蕭然自逸文帝貽之以詩敕有司曰給河東酒一升號之曰逍遙

公時人號爲居士焉。

唐時蜀人朱桃椎隱居不仕。沉浮人間。竇軌在益州。召見。遺以衣服。逼爲卿、正。桃椎口竟無言。棄衣於地而走。逃入山中。結庵澗曲。夏則裸形。冬則緝樹皮自覆。每爲芰履。置之於路。人見之者。曰。朱居士之履也。爲粥米置本處。桃椎至夕取之。不與人相見。高士廉鎮蜀時。以禮致之。及至。降階與語。桃椎不答。直視不去。廉每令存問。桃椎見使者。輒入林自匿。

郗純爲諫議大夫。與元載不合。退歸東洛。自號伊川田父。清名高節。傳於天下。

孔巢父韓準裴政李曰張叔明陶沔同隱徂徠山。號竹溪六逸。白又與道士吳筠隱於剡中。

王龜字大年。起之子也。起第在永福里。龜意在人外。倦接朋游。乃於永達里園林深僻處。創書齋。吟嘯其間。號半隱亭。從起河中。○原作東。據舊唐書改。於中條山谷中起草堂。與山人道士游。朔望一還府第。後人目爲郎君谷。起保釐東周。龜於龍門西谷構松齋棲息。起鎮與元。龜於漢陽之龍山立隱舍。每浮舟而往。其閑逸如此。後爲浙東觀察使。爲賊所害。

武氏熾盛。惟安平郡王武攸緒棄官隱嵩山。以琴書藥餌爲務。中宗卽位。以安車備禮徵之。攸緒應召至都。又歸山中。及三思延秀構逆。諸武多坐誅戮。唯攸緒不預其禍。睿宗卽位。又令人安息之。開元二年。攸緒請居廬山。制不許。敕州縣敦加存問。勿令外人侵擾。十一年卒。年六十九。

崔咸、銳之子也。銳在澤潞有道人自稱盧老。銳館之於家。一旦辭去。且曰。我死當爲君子。因指口下黑子爲志。及生咸。果有黑子。其形肖卽盧老也。銳以盧老字之。咸旣冠。栖心高尚。志於林壑。往往獨游南山。經時方還。尤長於歌詩。或風景晴明。花朝月夕。朗吟意愜。必悽愴沾襟。旨趣高奇。名流嗟悒。

司空圖。唐昭宗時。見紀綱大壞。深惟出不如處。乃稱疾不起。梁將簒唐。柳璨希賊旨。陷害簪族。詔圖入朝。圖懼誅。力疾至洛陽。指趣極野。○原本極作山。據舊唐書改。陰笱失儀。得放還山。圖豎○此有脫文。舊唐書云。圖有先人別墅。在中條山王官谷。泉石林亭。頗稱幽棲之志。日與名僧高士游詠其中。作休休亭記。又爲耐辱居士歌。題於東北楹。旣脫柳璨之禍。乃預爲壽藏。故人來。引之壙中。賦詩飲酒曰。非止暫游此中也。布衣鳩杖。出則以女僕騶臺自隨。歲時村社賽祠禱。圖必造之。與野老同席。曾無傲色。

張果隱於中條山。元宗召至禁中。邢和璞推之。瞥然不知其甲子。師夜光善視。果與並坐而不能見。元宗謂高力士曰。吾聞飲童汁無苦者。眞奇士也。會天寒。以童汁飲果。果引三巵。醺然如醉。曰。非佳酒也。引鏡視齒。焦黑矣。以鐵如意擊齒。藏于帶中。乃以紅藥傅齒。就寢。良久齒皆生。粲然潔白。後入恆山。不知所之。

田游巖母妻子俱有方外之志。入箕山。就許由廟東築室而居。自稱許由東鄰。高宗幸嵩山。親勞之。游巖曰。臣泉石膏肓。煙霞痼疾。旣逢聖代。幸得逍遙出仕宦。坐與裴炎交結。放還山。

咸亨初。史德義隱居虎邱山。以琴書自適。或騎牛帶瓢。出入廛市。○原誤東市。據舊唐書改。號爲逸人。文昌左丞周興薦

之。徵爲朝散大夫。周與被誅。亦放歸邱壑。

王遠知。其母晝寢。夢靈鳳集其身。因而有娠。又聞腹中啼聲。寶誌曰。生子當爲神仙宗伯也。遠知初入茅山。師陶宏景。煬帝爲晉王。召見之。斯須鬚髮變白。晉王懼而遣之。太宗平王世充。與房元齡微服謁之。遠知迎謂曰。此中有聖人。得非秦王乎。太宗以實告。遠知曰。方作太平天子。願自惜也。太宗登極。將加重位。固請還茅山。謂弟子潘師正曰。吾見仙格。以吾小時誤損一童子吻。不得白日升天。見署少室伯。翌日卒。年一百二十六歲。

潘師正居嵩山逍遙谷。服松葉、飲水而已。高宗召見。問山中所須。師正對曰。所須松樹清泉。山中不乏。楊國忠方盛。或勸陝郡進士張參謁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圖。參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爲冰山爾。若暖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

後唐許寂。字閑之。棲四明山。不干時譽。莊宗召對於內殿。方與伶人調品咸簨。事訖。方命坐賜湯果。問易義。寂退。謂人曰。君好淫聲。不在政矣。尋請還山。寓居江陵。茹芝絕粒。後爲蜀相。與王衍俱徙于東。致政居洛。時寂已年高。精彩猶健。冲漠寡言。時獨語云。可怪可怪。人莫知其際。

石晉鄴雲叟。本名遵。棄家入少室山。聞西嶽有玉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爲藥。能去三尸。因居華陰。與李道殷羅隱之友善。時人目爲三高士。道殷有釣魚之術。鉤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無所不至。雲叟目擊其事而不求。

宋何偃同顏延年從武帝南郊。偃於路中呼延年曰。顏公。延年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爲公。偃羞而退。

齊劉祥。於朝士多所貶忽。王奐爲尚書僕射。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堂中。見路人驅驢。祥曰。驢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作令僕矣。

劉祥性頗剛疎。輕言肆行。褚彥回輔齊受禪。入朝。以腰扇障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事。羞面見人。扇障何益。彥回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

王僧達性好鷹犬。何尚之致仕復起。於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行香。次至僧達。曰。願郎解放鷹犬。勿復游獵。僧達答曰。家養一老狗。放之去。已復還。尚之失色。

王融初爲司徒法曹。詣王僧祐。因遇沈昭略。未相識。昭略屢顧。問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意。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耀天下。云誰不知。昭略曰。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生長東隅。居然應嗜此族。

梁到溉掌吏部尚書時。何敬容以令參選事有不允。溉輒相執。敬容謂人曰。到溉尚有餘臭。遂學作貴人。蓋以溉祖彥之嘗擔糞自給譏之也。

梁柳津。○原訛渾。據南史改。八或勸之聚書。津曰。吾常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邪。

韋黯爲太僕卿。而兄子粲已爲左衞。黯常怏怏謂人曰。韋粲已落驊騮前。朝廷是能用才否。識者頗以此闕之。

齊邱靈鞠好飲酒。藏否人物。在沈深坐見王儉。詩深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此言達儉。靈鞠宋時文名。入齊頗減。蓬頭弛縱。無形儀。不事家業。王儉謂人曰。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

齊卞彬爲禽獸決錄云。羊性狠而淫。指呂文顯。豬性卑而率。指朱隆之。鵝性頑而傲。指潘敞。狗性險而狂。指呂文度。又爲蝦蟇賦云。紆青拖紫名爲蛤魚。比令僕也。又云。科斗唯唯。羣浮暗水。唯朝繼夕。聿役如鬼。比令史咨事也。彬自稱卞田居。謂其妻爲傅鑷室。或曰。卿都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犢。豈復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政極此爾。

梁謝朏善飲酒。至數斗醉後。輒張眼大罵。雖於貴賤親疎。無所擇也。時謂之謝方眼。

北齊文襄嗣位。崔悛縞言。黃領小兒。堪富貴任否。文襄知此言。欲殺之。賴人救解。乃止。悛進謁奉謝。文襄猶怒曰。金石可銷。此言難滅。

隋元善以高熲有宰相之具。嘗言於文帝曰。楊素麤疎。蘇威怯懦。元胄元冏。正似鴨爾。可以付社稷者。唯有高熲。上初然之。及熲得罪。上以元善之言。爲熲游說。深責之。元善先患消渴。以憂懼卒。

朱粲作賊。好取嬰兒蒸而噉之。乃令軍士曰。食之美者。寧有過於人肉乎。但令宅內有人。我何所慮。乃稅諸城堡。取小弱男女。以益兵糧。隋著作佐郎陸從典。通事舍人顏愍楚。左遷在南陽。粲悉引之。以爲賓客。

後遭飢餒。合家俱爲所噉。粲敗乞降。唐高祖遣常侍段確迎勞之。確因醉侮粲曰。聞卿噉人。作何滋味。粲曰。若噉嗜酒之人。正似糟醾豬肉。

唐溫彥博爲吏部侍郎。有意沙汰。多損益。而退者不伏。囂訟盈廷。彥博唯騁雄辨。與人相語。終日喧擾。頗爲識者所嗤。

李義府先補門下省典儀。黃門侍郎劉洎爲侍書御史。馬周稱薦之。其後義府爲宰相。爲侍御史王義方所劾。言初以容貌。爲劉洎馬周所幸。由此得進。言詞猥褻。帝怒。出義方爲萊州司戶。

張嘉貞與張說不相能。嘉貞弟嘉祐贓汙事發。說勸嘉貞素服待罪。不得入謁。出爲幽州刺史。說遂代爲中書令。嘉貞惋恨。謂人曰。中書令幸有二員。何相迫之甚也。明年。移益州都督。勑就中書省與宰相會宴。嘉貞恨說。因攘袂勃罵。源乾曜王晙共和解之。

張九齡爲相。性頗躁急。動處輒忿詈。議者以此少之。

京兆尹黎幹戎州人也。白事於宰相王縉。縉曰。尹南方君子也。安知朝禮。慢而侮人如此。

劉昫唐書。謂韓退之恃才肆意。亦有慙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池神。而愈誤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而愈爲賀作諱辨。令舉進士。又爲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謬者。又云。至若抑楊墨。排釋老。雖於道未宏。亦端士之用心也。此史氏之輕。（○輕下似脫詆字。）

穆宗時李景儉爲諫議大夫凌蔑公卿大臣使酒尤甚蕭俛段文昌相次輔政景儉輕之形於談謔二人俱訴之貶建州刺史元稹用事又召爲諫議大夫景儉朝退與馮宿楊嗣復溫造李肇王鎰同謁史官獨孤朗乃與史館飲酒景儉乘醉詣中書謁宰相呼王播崔植杜元穎名而疏其失詞頗悖慢宰相遜言止之旋奏貶漳州刺史

鄭世翼人號輕薄時翟信明自謂文章獨步多所凌轢世翼遇諸江中謂之曰嘗聞楓落吳江冷信明欣然示以餘篇世翼覽之未終曰所見不如所聞投之於江信明不能詰擁檝而去

李林甫聞蕭穎士名欲拔用之穎士在廣陵居母喪纔麻而詣京師徑謁林甫於政事省林甫大惡之即令斥去穎士大忿乃爲伐櫻桃賦以刺林甫云擢無庸之瑣質因本支而自庇洎枝幹而非據專朝廷之右地雖先寢而或薦豈和羹之正味其狂率不遜如此

劉總以河朔歸朝穆宗命張宏靖鎮之宏靖莊默自尊所辟韋雍輩多少年輕薄之士數以反虜詬責吏卒謂軍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箇字由是軍中人人怨怒

朱梁王彥章嘗輕唐莊宗曰李亞子鬬雞小兒何足可畏後戰敗夏魯奇識其語音曰王鐵槍也揮矟刺之馬踣被擒莊宗曰爾嘗以小兒待我今日服未彥章曰大事已去非臣智力所及

石晉劉處讓以除執金吾有所不及覃恩之際又未擢用一日至中書宰臣馮道趙瑩李崧和凝在列處讓因酒酣歷詆諸相道笑而不答

五代漢史宏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鎗大劒至如毛錐子何足用哉王章曰雖有長鎗大劒若無毛錐子贍軍財賦何自而集宏肇嘿然章尤輕視文士曰此等若與一把算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邪

漢賈緯文筆未能過人而議論剛強儕類不平之目之爲賈鐵嘴受詔修高祖實錄誣桑維翰身沒之日有白金八十鋌又以所撰日歷示監修王峻皆媒孽竇貞固蘇禹珪之短歷詆朝士之先達者峻惡之謂同列曰賈給事家有子亦要門閥無玷今滿朝並遭非毀教士子何以進身乃於太祖前言之出爲平盧行軍司馬

賢媛

宋蕭嶷妻羊氏。○原作某氏。據南史改。字淑幃母嘗有疾淑幃於中夜祈禱忽見神人在燈下自稱杜桑君曰若人無患令泄氣在亥西南求白石鎮之言訖不見明日如言而疾愈

陶淵明賦歸去來以遂志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爲夫耕於前妻耘於後云

朱百年妻孔氏百年卒於山中蔡興宗爲會稽太守餉孔氏米百斛孔氏遺婢詣郡固辭時人美之以比梁鴻

隋許善心不肯從宇文化及被害母范氏年九十三臨喪不哭撫柩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臥不食後十有餘日亦終

唐高祖竇后。隋總管毅之女也。毅謂此女才貌如此。不可妄許之。乃於門屏畫二孔雀。有求婚者。與兩箭射之。潛約中目者許之。前後數十輩。皆莫能中。高祖後至。兩發各中一目。毅大悅。遂歸高祖。後善字。○此似有脫字。舊唐書作善孳。類高祖之書。人莫能辨。工篇章。好規戒。

太宗長孫后。太宗常與后論及賞罰之事。后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妾以婦人。豈敢願聞政事。太宗固與之言。竟不答。后所生長樂公主。太宗特所鍾愛。及將出降。敕所司資送倍於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將封皇子。帝曰。朕子安得同於先帝子乎。若今公主之禮。則有過長公主者。理恐不可。太宗以徵言告后。歎曰。能以義制主之情。可謂正直社稷之臣矣。因請遣中使齎帛五百匹。詣徵宅賜之。后嘗著論。誚漢馬后以爲不能抑退外戚。令其貴盛。乃戒其車如流水馬如龍。此乃開其禍端而防其事爾。

太宗徐賢妃諫伐遼云。運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它衆。喪已度之我軍。諫造宮室云。終以茅茨示約。猶與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敝。又云。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諫服玩纖靡云。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

貝州宋廷芬五女。若莘○原譌華。據舊唐書改。若昭若倫若憲若荀。皆有詞學。德宗俱召入。試以詩賦。問經史中大義。深加賞歎。德宗能詩。若莘姊妹應制屬和。每進御。無不稱善。德宗嘉其節槩。不以宮妾遇之。呼爲學士先生。

唐高祖第三女。微時嫁柴紹。高祖起義兵。紹與妻謀曰。尊公欲掃清多難。紹欲迎接義旗。同去則不可。獨行恐懼後害。爲計若何。妻曰。公宜速去。我一婦人。臨時別自爲計。紹卽開行赴太原。妻乃歸鄠縣。散家財貲。起兵以應高祖。得兵七萬人。與太宗俱圍京城。號曰娘子軍。京城平。封平陽公主。葬時。特用鼓吹。以賞軍功。

鄭善果。母翟氏。賢明曉政道。每善果理務。翟氏常於閤內聽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處事不允。母則不與之言。善果伏於牀前。終日不敢食。善果由此厲己爲清吏。

崔元暐母盧氏。嘗戒子曰。吾見姨兄辛元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是惡消息。吾重此言。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多將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物所從來。若是俸祿餘貲。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殊。陶母不受魚鮓之饋。蓋爲此也。汝等坐食俸祿。榮幸已多。若不忠清。何以戴天履地。元暐遵奉母戒。以清謹見稱。

李光弼母李氏。有鬚髯數十莖。長五六寸。以子貴。封韓國太夫人。弟光進亦一品節制。雙旗在門。鼎味就養。極一時之榮。薛元曜妻林氏。有母儀令德。博涉五經。善屬文。所爲篇章。人多諷詠之。元曜卒。其子彥輔等皆林氏訓導。登科者多。凡七十人。衣冠榮之。

于琮尚廣德公主。黃巢犯闕。僖宗出幸。琮病不能從。賊起爲相。琮以疾辭。爲賊所害。而赦公主。主視琮受禍。曰。妾李氏女也。義不獨存。願與于公幷命。賊不許。公主入室。自縊而卒。

令狐峘爲吉州刺史。齊映廉察江西。故事。刺史始見觀察使。皆戎服庭趨。峘以前輩。恥爲此禮。入告其妻韋氏。亦以抹首庭謁爲非。謂峘曰。卿自視何如人。頭白走小生前。卿如不以此禮見映。便雖黜死。我亦無恨。峘曰。諾。乃以客禮見映。深以爲憾。以事奏貶峘爲衢州別駕。

李極迫於襄王熅僞署內相。心不自安。嘗於退朝。駐馬國門。望南山而吟曰。紫宸朝罷綴鵷鷺。丹鳳樓前駐馬看。唯有南山煙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吟已。涕下。後死於亂兵。妻盧氏知書能文。有姿色。伏極屍慟哭。賊逼之。至斷一臂。終不顧。竟爲賊所害。

李德武妻裴淑英。裴矩之女也。德武坐事徙嶺南。矩奏請離婚。煬帝許之。德武將與裴別。謂曰。嬾婉始爾。便事分離。遠投瘴癘。恐無還理。尊君奏留。必欲改嫁爾。於此卽事長訣矣。裴泣下。欲操刀割耳。誓無他志。裴與夫別後。常誦佛經。不御膏澤。因讀列女傳。見稱述不改嫁者。乃謂所親曰。不踐二庭。婦人常理。何爲以此載於傳記乎。十餘年間。與德武音信斷絕。時有柳直求婚。許之。期有定日。裴以刀斷髮。悲泣絕糧。矩不能奪。德武已於嶺表娶爾朱氏爲妻。（原脫爾字。據舊唐書補。）及遇赦得還。至襄州。聞裴守節。乃出其後。妻重與裴合。生三男四女。貞觀中。德武終鹿城令。裴歲餘亦卒。

樊彥琛妻魏氏。彥琛卒。屬李敬業之亂。爲賊所獲。逼令彈箏。魏曰。我夫不幸亡沒。未能自盡。今復見逼管絃。豈非禍從手發耶。乃引刀斬指。棄之地。賊黨又欲妻之。以刀加頸脅之。大罵。被殺。

武后時。越王貞謀興復。唯紀王慎不預謀。乃亦坐死。女東光縣主楚媛。幼以孝稱。適裴仲將。相敬如賓。時宗室諸主。皆以驕奢相尚。誚楚媛獨尚儉素。曰。所貴於富貴者。得適志也。今獨守勤苦。將何所求。楚媛曰。幼而好禮。今而行之。非適志歟。慎凶問至。楚媛嘔血數升。免喪。不御膏沐。垂二十年。

憲宗以杜悰尚岐陽公主。公主有賢行。杜氏大族。尊行不啻數十人。公主卑委怡順。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爲貴驕。始至。則與琮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悉自市寒賤可制者。自是閨門落然。不聞人聲。穆宗大漸。命太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武氏稱制。幾傾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之比也。太子雖少。但有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爲天下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劍聞有是議。密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兄。

長孫皇后侍太宗疾。累月。晝夜不離側。常繫毒藥於衣帶。曰。若有不諱。義不獨生。貞觀十年。皇后疾篤。因取衣帶之藥。以示上曰。妾於陛下不豫之日。誓以死從乘輿。不能當呂后之地爾。

唐常侍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居於東都。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後石牆。因雨隤陷。得錢盈缸。奴婢喜走奔告母。母往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它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揜而築之。三子皆進士及第。

景讓爲浙西觀察使。左都押衙忤意。杖殺之。軍中憤怒。將變。景讓方視事。母出坐聽事。立景讓於庭而責

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妄殺．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天子．使垂老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爲之請．拜且泣．久乃釋之軍中遂安．

潘炎德宗是翰林學士．恩渥極異．其妻劉晏女也．京尹有故伺候炎．累日不得見．乃遣闍者三百緡．夫人知之．謂炎曰．豈有京尹願一見遣奴三百緡．其危可知也．遽勸炎避位．子孟陽初爲戶部侍郎．夫人憂惕曰．以爾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必至．孟陽解論再三．乃曰．不然．試會爾同列．吾將觀之．因偏召深熟者．客至．夫人垂簾觀之．既罷．會喜曰．皆爾之儔也．不足憂矣．末坐慘綠少年．何人也．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

朱梁朱延年守壽州．爲楊行密所破．妻王氏聞之．乃部分家僕．悉授兵器．遽闔中州之扉．而捕騎已至．遂集家屬．出私帑．發百僚．合州一臠焚之．既而稽首上告曰．妾誓不以皎然之軀．爲讎者所辱．乃投火而死．

石晉李從温在兗州．多創乘輿器服．爲宗族切戒．從温弗聽．其妻關氏素耿介．一日厲聲於牙門曰．李從温欲爲亂．擅造天子法物．從温驚謝．悉命焚之．家無禍敗．關氏之力也．

湖南馬希範以廖匡戰死．遣弔．其母不哭．謂使者曰．廖氏三百口．受王温飽之賜．舉族効死．未足以報．況一子乎．願王無以爲念．王以母爲賢．厚恤之．